

國初各省私設之天主教堂未奉追毀而西人方以得自行其教恃爲護符互相容匿於是開堂傳教之風久而愈熾五十六年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天主一教各省開堂聚衆在廣州城內外者尤多加以洋船所滙同類招引恐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嚴禁毋使滋蔓從之五十七年兩廣總督楊琳疏言西洋人開堂設教其風未息請循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西洋人德里格以妄行陳奏獲罪從寬禁錮雍正元年

恩詔赦歸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疏言西洋於內地行教聞見漸消請除送京効力人員外俱安置澳門其天主堂改爲公廨奏入得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

旨遠夷住居各省年久今令其遷移可給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擾累沿途勞苦二年十二月兩廣總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後來粵者若盡送澳門安置濱海地窄難容亦无便舟回國請令暫居廣州城內天主堂有年壯願回者附洋船歸國年老有疾不能歸者聽惟不許妄自行走倡衍教說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爲公廨內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三年二月毓珣又疏言廣東香山澳有西洋人來居此二百餘年戶口日繁至三千餘丁請著爲定額多者悉令隨船回國俱報可乾隆間西洋人私赴各省

傳教者日益衆經湖廣省查拏究出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傳教之犯奏聞奉

旨交刑部審擬永遠監禁嗣于五十年十月奉

諭前因西洋巴亞里央等私入內地傳教經湖廣省究出各省傳教之犯業據刑部審擬監禁第思此等人犯不過意在傳教尙無別項不法情事且究係外洋不諳國法永禁固圜情殊可憫俱著加恩釋放交京城天主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著該部派司員押送回粵示柔遠至意欽此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一

其徒日廣繼以

國初許其設堂京師自相傳教于足踵門受廬之輩皆以入京當差爲名而推步之學亦惟大西洋人獨擅之故歐羅巴洲之各國聞風而來足跡遂徧于天下然其在官之人則

國朝自有定制凡西洋人願入監當差者准先赴澳門呈請然後由督撫咨送到部部臣查驗得實畱京効用自後卽遵用

天朝服色安寘京師天主堂內生于是館死于是殯不准復還本國自傳教者私往各省交結民人往來自便封坊

人臣漫无覺察其知者又恐別生事端容隱不發因而此輩久居中土繪圖測鏡消息潛通雖

列聖懷柔示以大公不疑其別有不法情事而覬覦之漸萌于此矣

維時英吉利之國王雅治者欲藉以通好

天朝乃遣其使臣航海修貢乾隆五十八年英使入都奉

其國王表文求請貿易各款竝乞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

住京師未及傳教之專意在弛禁以示中外一體華夷相

安按表文無此語蓋使臣在部呈請之詞奉

純廟敕諭爾國商人在京言語不通衣服殊制無地可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二

安置若必似來京當差之西洋人令其一體改易服色則

天朝從不肯強人以所難至于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

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期

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異說卽在京當差之西

洋人等居在在堂亦不准與中國民人交結妄行傳教所

請尤不可行英使禮畢告歸

純廟亦以禮遣之尋將賜答該國王

敕諭前後二道

頒付粵東疆臣載入檔案以上據魏源海國圖志所采粵中檔案蓋

聖人防微杜漸之深意也英國王所請不行復于六十年

由商船赴粵附具書幣交粵督陳奏又于嘉慶二十一年再遣使臣修貢中國而其使臣初入粵東卽爭謁見儀注入 覲之日又以彼國素奉天主法無跪禮

睿廟卻其幣而遣之自此始有缺望意而其求在中國貿易及寄居京師澳門等處之蓄念不少衰一時私赴各省

傳教之徒希冀禁網稍疎益无顧忌其教按七日致齋入

廟禮拜大都黑夜相傳雜以符咒之術愚民被惑奸民乘

之于是家供十字之架人持七日之齋蔓延各省不可究

詰而白蓮天理等教之變起矣

白蓮教者卽末尼之支派唐人所稱三夷寺之一與大秦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三

同入中國者也其後回回教至亦挾摩尼俱來故其教介

于天主天方二教之間明之徐鴻儒倡亂山東已有白蓮

教匪之目至我

朝乾隆之末

純廟訓政授受禮成是爲嘉慶元年時則苗寇未平湖南

四川教匪繼起蔓延及河南陝西甘肅等省其教以白蓮爲

名大兵且勦且撫凡八年而後定十八年河南滑縣李文

成直隸大興林清復以邪教煽動四省約期內外相應遂

有是年九月十五日之變其教曰天理曰八卦首尾五閱

月首從以次受捨而是時愚民被惑持齋誦經咒者率以

七七為名遂有不跨十字架不食豕肉之禁

同教不食豕肉未尼宗之

而不跨十字架則天主之專教與同部無涉方嘉慶中葉廣緝白蓮教匪時百相國歸紳督兩江緝得教頭方榮升等先期鞠之堂下命從其教者一但跨十字架復于豕肉求塊吞之即可免死而方榮升及一女尼朱二姑娘于內求速決俾生西方樂土幸不肯跨食遂以越日正典刑方物是獄時先名宦公在江甯官親見之歸語其事則足時天主之教已皆出自中土無賴之奸民藉拜會斂錢以聚

眾謀逆又以同財同色為其教法之綱領與傳教之大西洋人無涉也然大秦回回末尼三教同源而其教法亦大略相等愚民受其左道之惑者轉相仿效自立名目故自嘉慶以後直省教匪謀逆之案至今不息又自英人內犯攜其所刊耶穌書傳布中土則奸民奉為枕秘王寅議撫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四

越三年而有佛郎西人在粵呈請弛禁部臣不敢詰于是各省會匪無不藉拜會為名歸宿于天主之教馴至粵西起事金田結盟而其教益不可收拾蓋履霜堅冰所由來

看漸也

道光二十二年白門撫議成議內所列傳教一欵言耶穌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有傳教者來至中國各省須一體保護地方官不得刻待禁阻等語然但言傳教之人加意保護未嘗許華人之習其教者亦一律寬容蓋康熙八年以後之禁案具在也至五口通商亦無許其增設教堂聚徒講教之明文而白門議欵定自英人佛

郎西彌利堅皆不與焉其後二國商船赴粵相繼陳請佛郎西貨船之至中國者少而私赴各省之傳教者為多頗不便于中國之禁而思有以變通之二十五年佛郎西商船赴粵尋諸總督衙門呈稱天主教勸人為善並非邪教請弛漢人習天主教之禁時相國者英方任兩廣總督據以奏閱奉

旨交部議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華人入教者聽之惟不許奸誘婦女及誑騙病人眼睛遠者仍治罪自此外洋人寄居五港口者皆設天主教堂按房虛昂星纏度之期以七日一宜教法洋商於是日停止貿易入廟禮拜謂之安息日遂以為常然海口人民不服其教者亦以此屢起畔端官吏調停中立而已咸豐八年天津之役英人糾集佛郎西彌利堅俄羅斯三國復請增定條約飭赴滬中由欽派大學士桂良尙書花沙納等至滬會商而佛郎西意在傳教故其八欵內開凡法國人照舊約在通商各口地方或長任或往來應聽其在附近處所散步動作毋庸領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五

照其上文曾領執照者一如內地民人無異又十三欵內專指通商之稱貨音閣凡按弟八欵條約八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宜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禁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

何處概行寬免時因廣西西林知縣張鳴鳳將佛國傳教之馬神父神父者法人專其教主之稱論法處死由該國控訴入京並

請于續增條約內將西林知縣革職緣由知照該國大臣載入邸報自此傳教習教之徒雖在華民亦張膽明目恃外洋領事爲護符益弁髦官吏矣

滬中議定維時欽差大臣桂良等方奏請

聖裁令四國使臣先後入都換約未幾英人以背約闖入大沽口毀我防具遂有踰年五月之師夷眾敗歸滬議亦寢而外洋已將奏准天津新議刊入西人通書中十年英人由天津入寇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六

上狩灤陽恭親王奕訢留守京師遂于是年九月十一日二十七等日與英法美各國交換和約又于天津新議外續增若干款頒示各省督撫將軍遵照辦理于是法人又請續增專款謂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卽行頒示凡各省軍民人等傳習天主教許其會合講道建堂禮拜且將濫行查拏者予以應得處分又將前禁天主教時做爲公廨之天主教堂墳塋田土等件應卽查明交還法國駐京之使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照舊收執並聽法國傳教之士在于各省租賃田地房屋悉由自便等因當八年滬議甫定法人卽于其年之冬以傳教爲

名游于江浙間或數月或半年皆與大吏分庭抗禮至是奉到新議條款許其傳教各省及交還舊撤之教堂地基等件于是法人前赴總理衙門請給護照游歷各省一時華人之從教者恃外洋爲護符藉以凌虐軍民脅制官吏復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習教人眾請分別良莠飭令地方官妥爲辦理等語據稱法國條約內載天主教勸人爲善業經准行惟近來各省習教之人與不習教者往往彼此齟齬嗣後各該地方官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能安分自愛自當一體撫字倘或倚恃教民作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七

奸犯科亦必照例治罪等因時則有湖廣江西拆毀教堂之役詳後此天主教興廢之本末也

按西人新法入中國湯若望羅雅谷等已於明季供事曆局而

國初因之然臺官之獄一時士大夫欲講求中西同異驟擢西士入臺遂爲疇人子弟所集矢先師汪衡齋先生兼以嘉慶戊辰入

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其稿本藏于家子謹閱首卷卽及楊光先與湯若望交訟事至其不得已書之大畧具見于王漁洋池北偶談及阮儀徵疇人傳中後在新安

又得其殘本讀之竊謂爭新法者不過沿明季門戶之見偶摘其日食交會之謬卽群起而攻之不足以闢西人之口而奪其氣惟光先自謂明理不明數五請解職未嘗以推步自許也言中國甯可無好曆法不可有西洋人亦未嘗極詆新法也若其著書自稱不得已者比於孟子之距楊墨是則光先所攻其教法非攻其新法也其言孟子之距楊墨恐人至於無父無君今天主之爲教恐人至於有父有君可謂辭嚴而義正矣光先訟不勝卒爲西人所害後來言推步者遂謂其於天學全無所解比之妄人乃至王尙書阮相國采錄其詞亦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八

以此爲中西爭新法之關鍵豈得爲知言哉夫其苦口危言不幸億中伏莽有先幾之識開門無遠慮之人封疆大吏不務綢繆當國老謀視同癩疥遂梗禍階於今日反推先覺於疇人良可慨已今英吉利要撫白門欲弛傳教之禁不數年而佛郎西在粵陳請遂并華人之習教者而亦弛之部臣不能援引檔案以間執其口而鯁鯁焉懼誤撫局從權照覆不知當

國初時西人之在京師者

仁廟許自行其教不過示以敘戎柔遠之至意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乃我

朝不欲以中國之教強外邦而西人乃得以外邦之教煽中國是賈生所謂倒懸之勢也然則光先所論固已燭其幾於二百年之前矣

當雍正元年二年間因閩粵督臣請毀天主教堂撤爲公廨時有湖北黃岡吳德芝記其事云自西人設立天主堂細民有歸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教者受之名曰喫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榜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錐鉤槊皆具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闔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十九

必其教中人來施針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斂盡驅死者血屬無一人在前方局門行斂斂畢以膏藥二紙掩屍目後裹以紅布囊曰衣胞初其項以入棺或曰借斂事以刳死人睛作鍊銀藥生前與銀四兩正爲此也故死時若不使聞知不聽其斂法者謂之叛教卽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計權四兩之子母而索之窮民惑於此每墮其術中而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皆幾其鍊術可得相與尊信之稱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與其長吏相結厚饋遺有事則官長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張所刻口鐸一書其說極狂悖工繪畫

雖刻本亦奇絕一幀中烟雲人物備諸幻態而尋其理皆世俗橫陳圖也又能製物爲裸婦人肌膚骸骨耳目齒舌陰竅無一不具初折疊如衣物以氣吹之則柔軟溫暖如美人可擁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喪心如此康熙中黃岡令劉公澤溥深惡之議毀其廟逐其人胥吏有從其教者懲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責以多事蓋錢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滿公名見上上言其惡朝廷納之禮部議覆奉

旨西洋人除雷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直隸各省者著該督撫轉飭各地方官除起送至京効用人員外餘俱遣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二十

至澳門安插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爲公廨凡誤入其教者嚴爲禁諭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眾誦經者從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實心禁飭或容隱不報如之三月奉通檄盡逐其人以其堂爲義學公所百年汙穢一旦洗濯因喜書其事如此按此書見采于梁中丞章鉅所著浪跡叢談言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剛踰百年而其燄復張甚爲可恨云云又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條下云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國之天主教則方其入教也有吞受丸藥領銀三次之事有掃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其宿一堂之事其病終有本師來取目

睛之事凡入其教者給銀一百三十兩爲貿易資本虧折許復領領至三次則不復給仍贖之終身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歸則毀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有泄其術者服下藥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詰之本師曰此乃天主聖母也入教久則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教矣凡入教人病將死必報其師師至則妻子皆隱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絕則教師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許解視蓋目睛已被取去矣有僞入教者欲試其術乃佯病數日不食報其師至果持小刀近前將取睛其人奮起奪擊之乃踉蹌遁聞夷市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二十一

中國鉛百斤可煎紋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乃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按默深所論與黃岡吳君大略相同而吞受丸藥則傳教者得手之初持此以爲左券之握蓋藥性初發狀類顛狂因有劈毀祖先神主之事迨藥性既下則心如魔醉不但禮拜喫齋樂于從命即使裸體受辱亦所甘心是則所謂手抱人心終身不改必有妖物憑之者矣又問傳教之士周歷各省凡深山窮谷靡所不至有不信其教者則於其入堂講勸之際暗施此藥于茶餌中不踰時而本性潛移皈依不二矣至同教男女

共宿一堂何以有黑夜傳情之事則以本師預日其婦人之白哲者臨時投以藥餌愛者不悟而吞之能令有女懷春雉鳴求牡蓋卽世俗春方之品正所謂鴆以爲媒者也然則部議所云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者不能援其傳教之根株而但舉此曖昧無憑之端以示懲警是猶閉男女于一室而禁之交媾遇屠人于市中而勸之戒殺豈非掩耳而盜鐘者歟

漢之黃巾五斗米其教匪之濫觴乎明之白蓮無爲其天主教之俛使乎我

朝乾嘉之際直省教匪公行一時傳其教者謂之七七教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二十二

而攷其教法則不出吳魏二君所記之數事是雖未嘗操入室之戈而臥榻之旁已被西人軒睡矣自英人請立傳教之條佛人請弛習教之禁于是各省拜會無不藉天主爲名卽非天主教者亦假託之粵西軍興則有馮雲山洪秀泉楊秀清等共結金田拜上帝之會謂上帝爲天父謂耶穌爲救世主又杜撰讚美經謂天父鴻恩廣大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損命代贖大都剽竊耶穌書中語以誘脅從之愚民令每飯誦之迨咸豐三年粵匪攻踞江甯則有上海不肖之外洋領事欲藉以徵利徑乘舟由海道至江甯與之聯教通款遂釀是年八月

上海劉麗川之案時又有粵東紅棍賊者据會中丞

奏摺內言近來粵中大吏不許人提及會匪二字因

而該匪等毫無顧忌謂大憲並不禁人拜會我等樂得

結拜遂至蔓延通省及于廣西今竟禍連吳楚當二十

四年有外匪來至臣籍之香山在于港口隆都各鄉誘

人入會始猶數十人于夜間結拜後則千百爲群行之

白晝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炮把守以防官兵

圍擊凡入會者每人繳錢三百其黨引得一入入會者

則分錢二十文其已結拜後再看人結拜者謂之看戲

亦得分錢十文結拜之時設一紙帳城上所供未知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二十三

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帽者謂之亞媽入會之人俱穿

刀門而入踞聽亞媽教授隱語各以縫針針其指頭出

血血水一鍾各飲一口亞媽乃高聲念悖逆之語眾皆

齊聲答應而起云云按西人崇事天主有亞尼瑪之學

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天主之母曰瑪利亞義亦如此

此皆襲西人之唾餘而張皇其教法者至血水一鍾各

飲一口其應如響此必雜以待咒方藥如傳天主教者

吞丸一枚卽終身信向之類予以爲必有靈物憑之者

以近年之所見知之當壬寅撫議定後踰年而發棺之

獄起微甯一帶感形家言久厝不葬俾傳其事相與戒

嚴然其所發皆新喪衣物無所取惟死者之顛輒遭斧  
鑿疑其取腦髓也一時鄉里無賴之徒遂乘其間以發  
富家貴人寔壙竊其珠玉毳衣乃有歙縣程侍郎及涇  
縣潘河帥之先塋事發奏請勒限嚴緝而殘尸之真盜  
無所得時大吏通檄各州縣以爲青蓮匪黨然絕無左  
證閱三年而有浙江蕭山小兒之案方其急病而死數  
日之間傳染數十家無識之者有某戶偶葬視其小兒  
瘡處被人掘發斧其顛骨傳之比戶無不皆然方悟其  
爲妖術也貧家小兒嬉于門外有過者投以瓜果冥醜  
其中有頃小兒暈仆在地適有善醫者過視曰此謎藥  
也兒實不死奈何棄之遂傳解謎方如其法急救而蘇  
者全活无算然一兩月間流毒南北各省及于畿輔輦  
轂之下御史奏請嚴緝而各州縣繫獄鞫治者率多流  
備走丐賣方操卜之徒卽偶有刑逼認供者亦卒不能  
得其情實予意邪教中符咒方藥欲藉人身精氣之靈  
而顛中之髓又其精靈之最聚者此輩以左道惑人預  
爲魔蠱之用初取新死者之髓不驗乃謀取其生者故  
以謎藥投之小兒使其醉不至死待其棄之漏澤則如  
探丸囊底得珠鑽卜不啻取諸其懷而生致之矣然操  
其術行數千里而不敗露者豈真鬼域之技能近其形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二十四

而胥吏因緣文網疎縱欲以圖猛虎于決蹠之後制整  
蛇于斷腕之時不已難乎此道光二十六年事是年當  
丙午陽亢之運又其事起于午未之月子以告里中父  
老謂東南數年之後必有大獄未幾而粵西生變矣西  
人自弛禁之後傳教入中國者佛郎西之人尤多近年  
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之事播入人口蓋  
又于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也道家修煉其下者流入  
采補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附記于此

附西人教法異同攷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二十五

佛滅度六百年後而有耶穌是爲天主教耶穌治世又  
六百年後而有穆罕默德是爲天方教此三教之先後  
消長升降于西土者也佛生于中天竺而天方皆  
生于西天竺此三教者皆在亞細亞洲之界與極西之  
大秦無涉也然佛教之行自西而東故由天竺而至中  
土天主教之行自東而西故由波斯而入大秦若天方  
者值羅馬之衰遂并其東土之西印度諸國自立一教  
有不服者輒以兵脅之故始行于葱嶺之東西遂及於  
震旦之南北惟歐羅巴人與之爲仇故二教雖並踞西  
土已分水火之局而攷其所自來則皆婆羅門之支流  
餘裔也佛經有婆羅門天祠斥爲外道而唐陳元奘使

西域經歷各國之奉祀天神者皆以爲婆羅門種是其教起於佛氏未出以前而再盛於佛教既衰以後若天主之變而爲天方則又其最後者觀其削頂鬣七日禮拜與夫分水土爲地體之二行作十字爲天方之交線此其拾天主教之糟粕且不必論而合二教之書論之天方古史稱阿丹爲治世之初祖傳二千年後洪水汎濫有大聖努海受命使其徒四方治水云云此全襲泰西創世記中語曰阿丹治世卽記所云天遣亞當下世肇生人類者也曰努海治水卽記中所云挪亞避洪水之難率其子孫散處四方者也摩西本以色列之族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二十六

爲耶穌之遠祖而以其受十誠於西奈山則言阿刺伯者亦本之西奈山在阿刺伯境內回部之首也波斯本條支之地爲回部之祖國而以爲大秦經像之所自出則言景教者亦宗之至考其淵源之所自則二教實皆本耶穌而言天方者獨諱之蓋天方之教起自爾撒至穆罕默德集其成故回人以爾撒爲大聖穆罕默德爲至聖而爾撒之生正與耶穌並世吾友俞理初正安謂爾撒者卽耶穌之對音予爲之證以天方古史言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傳易卜刺欣傳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西人

紀年以耶穌之降生起數回部紀年以穆罕默德之辭世起數梅宣城据回曆以推穆罕默德辭世之年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甲寅上距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天主降生正合六百年之限是則爾撒耶穌之非二人豪無疑義理初又引回人幹爾塞經塞與撒音之神言爾撒聖人者亦阿丹之後立教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于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憤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云云此與湯若望所記耶穌被害釘十字字架上同一無稽之野語而受擒死于非命大畧相同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二十七

且其時已稱爾撒爲天主尤是一非二之確證蓋自二教既分馴至數典忘祖同室操戈于是西人主耶穌而奴爾撒回人主爾撒而奴耶穌實不悟其爲一人卽有知者亦諱不欲言乃自於其六百年一語供證確鑿然後知天主天方固自一家眷屬也杭世駿續景教攷既混天方于大秦錢大昕跋景教碑尾謂耶穌生當隋開皇之世又誤以穆罕默德辭世之年當之總緣二教爭勝皆援唐碑景教之文故考据家不能別其同異要知天主本非大秦之產大秦亦與回部無涉此不足與之辯但据其後來之教法論之則天主教固拾佛氏之唾

餘而天方教又拾天主之唾餘也非獨二教自分門戶

即天主教歐羅巴人所奉亦不盡同其總名曰克力

斯頓教後遂演其派爲三一曰加特力教即舊天主教

今意大里亞佛郎西等國所行者是也一曰額利教今

俄羅斯所行者是也一曰婆羅特士頓教士頓即斯丹

音也今英吉利荷蘭彌利堅等國所行者是也婆羅

士特頓者英人謂之耶穌教始于明時日爾曼人路得

所立遂與天主之舊教分今英制國主將嗣位則大臣

咸集巴厘滿衙門會議必新王背加特力教而崇婆羅

士特頓教乃共立之然則天主耶穌以一人而分二教

中西紀事 卷之二

二十八

遂亦如水火柄鑿之不相能此又何說故曰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可也

中西紀事卷之三

江上蹇叟

互市檔案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滅鄭氏臺灣平越二年疆臣請開海  
禁報可于是設權關四在于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府  
浙江之甯波府江南之雲臺山時荷蘭以助攻鄭氏有功  
首請通市大西洋素稱饒沃又其人勤于貿易多操海舶  
爲生涯自荷蘭得請則明以前之未通中國者皆爭趨之  
英吉利者大西洋之強國也自明以來拓地漸廣開通市  
埠及于東南洋當康熙之初即謀通商于澳門以海禁未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一

開而止九年鄭成功之子經方踞臺灣英商來往于廈門  
臺灣等處凡數歲鄭滅其稅而羈縻之藉以控制荷蘭未  
幾耿鄭交兵藩臣內亂

朝廷議先定沿海邊界防外洋之助鄭爲患者於是英人

以華商交易不便復去之及臺灣隸入

大清版圖英人又疑新拓之區稅則必重乃舍閩赴粵東

又時來往於浙之舟山甯波等處而其時英吉利之名不

著但知其爲紅毛之番族而已五十六年總兵陳昂始奏

稱粵東紅毛有英圭黎諸國最爲奸宄蓋其時通市於廣

州澳門等處屢以粵關索費太重糾洋商合詞爭之雍正

之初又議增收禮物銀兩乃於七年合詞控於大府得稍裁減未幾官吏又增出口之稅於是英人始有移市入浙之志矣初浙之海關設於甯波舟山尙未置縣商船出入甯波往還百數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徑去迨定海既設監督張聖詔始請移海關於定海部議從之乃於定海城外道頭街之西特建紅毛館一區以爲番舶來往之逆旅自是浙之定海商船日多英商以粵中不便數來往舟山見今昔情形之異乃定計爭之乾隆二十年英舟泊定海港有總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輝請於浙之甯紹台道願在定海納餉許運貨至甯波府閩粵兩督聞之以其利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二

浙稅之輕而致關課之絀也二十二年閩粵總督上言浙關正稅請視粵關則例酌加增一倍部議從之奉

旨洋船向收廣東口由粵海關稽察徵稅浙省甯波不過偶年一至今奸牙勾結漁利至甯波者甚多番船雲集日久畱在又成一粵之澳門矣今更定章程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意初不在增稅也未幾部臣復議外洋不准赴浙貿易定制歸并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之由虎門入口是時方嚴絲劬綢緞出洋之禁英吉利雖時時違制潛赴甯波無所得仍遵新制在粵通市粵中初設洋商通事洋行據爲籠斷之利誅求不已串通官吏規

費益增於是英商洪任輝等仍赴浙請在甯波開港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英商旅廡聞其舟泊舟山遂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之食物洪任輝憤甚乃由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乞通市甯波並許粵關積年規弊奉

旨詰責飭將洪任輝由旱道押赴廣東遂於二十四年七月奉

命著福州將軍以欽差赴粵按驗苛勒有狀將監督家人問罪又因洪任輝不應違制擅赴天津押往澳門圈禁三年始釋之自此諸番通市粵中奉法惟謹乃事閱三十年弊端復起向之裁改歸公者又增其費而加重焉各洋商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三

皆以爲不便而懲洪任輝之往事未敢認言英國王雅治乃與其臣下謀議以

純廟八旬萬壽八貢天津乘間言之五十八年英國王遣

其使臣馬甘尼

一作馬爾尼

由海道赴天津八貢始通中國也

時

上以遠人嚮慕誠款可嘉特命理藩院導之入覲嗣使臣以其國王表文進仍請在浙開港並通市天津又欲接俄羅斯往例遣人寄在京師

上以甯波天津無通事洋行交易未便且俄羅斯百立恰克圖後久不在京寄寓所請給舟山海島並廣東附近省

城地華夷參錯斷不可行因

特頒敕諭前後二道遂欵指駁示以中外之防使臣乃不敢言比其反也

上遣重臣伴送由內地經歷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至粵東放洋回國貢舟過甯波請便道市茶絲出洋許之馬甘尼回國國王開讀

敕諭自知所請與中國體制不符事遂寢然雖絕意於舟山猶思逞志於澳門又其時英人方與佛郎西構兵懼其播聞於中國因

敕諭中有許其再來欵貢之語乃於六十年復具書幣由中西紀事 卷之三 四

粵之大班轉呈粵撫代為陳奏並述其昔年會帶兵船至的蜜地方助 天朝大將軍蓋福康安征廓爾喀時事也粵撫譯其文以其詞極恭順

上亦優答之然其來往澳中既懼澳夷又防佛郎西展轉包藏遂有嘉慶七年十三年之事

澳門者各洋貿易來往之所聚而葡葡亞實主之乾隆間定制歸并粵東營泊黃埔交市事竣仍回澳門往冬轉回澳夷賃屋棲止限滿則驅之歸國又澳夷但輪船鈔不似

諸番船貨並稅英人自通市於粵設四班公司經理貿易欲得中國一島之地如新嘉坡麻六甲者以為遊旅其形

便無過澳門而為葡葡亞所先已積不能平又見澳中官吏與之為援尤陰懼之迨乾隆之末入貢要求請令澳門寄住之洋商得出入自便意欲效淡夷事例得以輕賦自立馬頭而未敢訟言

上亦陰相制馭故勅諭中但令其循向來澳門貿易之常例而英人窺之不已嘉慶七年英有兵船六泊雞頸洋託言佛郎西欲侵澳門故遣兵來成實則藉詞窺澳也葡葡

亞人覺之乃告於大府飭洋商宣諭令其釋兵回國遂以是年六月去去之日遣 夷陳謝仍以佛郎西為言時粵中大吏以其在澳未久又不煩兵力遂秘之而其事已寢聞

於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五

上逾十年英國主復具方物遣使臣附商舶來粵譯其表文則以方與佛郎西構衅恐其播謠於中國以間我蓋自說其七年之役也是時英商每有貨船輒以兵船防護之

又恐中國疑其復有澳門之事值閩粵之間海氛不靖乃託以協勦海盜游奕內洋

上見其表文中自欲為中國効力之語乃諭新任總督那彥成至粵整飭戎備其護貨之兵船亦令申畫疆界毋使侵踰越三年而澳中之衅復起十三年英將有度路利者自安南敗歸以其餘艘抵澳亦聲稱佛郎西取小呂

宋將順道襲澳門葡人知其詐而專之大班有喇佛者以七年之役爲澳夷所間挫衄而歸欲以此時兵力唆令度路利占澳門爲補牢計大府聞之卽飭諭洋商傳諭大班令遣兵船回國且告曰澳門非葡萄牙所得有乃我

大清土地也佛焉敢侵軼我且邊寇有警中國自能禦之毋勞戍師致吾民警擾度路利聞之怒乃率兵登岸占踞市樓澳門之民驚恐罷市時兩廣總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聞變乃援照違抗封船之案調兵守禦度路利遂率兵

船三徑駛入虎門進泊黃埔又自黃埔乘三板船數十艘直抵會城入館寄寓揚言將劫十三洋行以修通怨度既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六

下令兵船爭趨之乃有碣石鎮總兵黃飛鵬以師船橫截省河飛砲擊斃夷兵一傷者三始懼而退然其踞夷館如故也時大班索還累年商欠又以封船停市請退所買之茶而償其直虛聲恫喝夷酋益張適英吉利本國有船主來問封船之事對大班曰犯中國而罷市雖得澳門猶石田也先時洋船率以七月抵粵停泊黃埔換貨不過兩月交冬卽回帆去至是泊港外數月貨無起日各商亦怨謗沸騰大班喇佛乃言於度路利責澳夷納賂以番洋六十萬犒師英之兵船始具狀歸誠請照舊通市維時方奉勅辦之

諭旨各路官兵雲集者二千六百名而督撫意在弭衅遂許以兵退開船于是度路利以冬月起碇出洋蓋已有成約也

上以吳熊光辦理遲緩又不親蒞澳門耀兵威雖開船在夷兵既退之後而許之在先

嚴告切責旋飭新任督臣馳赴澳門查訪盡得其情因劾熊光示弱畏葸狀遂與巡撫孫玉庭俱論罷遣有差是役也英人覬覦濠鏡自謂與

天朝無纖芥之嫌而度路利稱兵入省實由封船激成且其自安南來亦非該國王本意大班喇佛教唆其事聞于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七

英國國王遂革大班之職喇佛不敢歸復回粵粵中人以前事銜之驅逐回澳數年以憂死自公司局之設也大班來粵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謹然所以賤削之者無所不至又與關吏因緣爲奸果稅既增則規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十五年英之大班稟控粵撫謂各洋貿易資本皆自國帑借領不堪虧折請酌量裁減以利遠人粵撫韓寄激飭布政司核議久之竟寢不行當初定行用時每兩奏抽三分以作洋行辛費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各商攤還西債亦出其中遂分爲內用外用名目于是各洋利溥怨生屢

思藉貢輸忱以希

恩澤二十一年英國王復遣使臣分入粵東京師其至粵者曰加拉威禮方至粵輒爭謁見儀注以舊制貢使見制府將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禮不可時粵督蔣攸銛方入覲攝事者爲董教增許免拜伏禮僅免冠致敬大府亦離席立受之是時英之正貢使羅爾美副貢使馬禮遜已乘貢舟達天津夏六月

上遣大臣戶部尙書和世泰等賜宴使臣于天津有司論以謝宴時應行跪叩禮不可將入都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使臣入覲儀注不答時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八

上在圓明園尙書和世泰等先期導使臣自通州起行一晝夜馳至

御園車馬困頓而使臣衣裝輻車皆落後蓋惡其不肯循跪叩儀注欲以計尼之時使臣表文未齎禮服不備倉皇失措遂以病辭而

容廟已詰朝御殿傳呼和世泰始以正使病聞復

召見副使又不至

上怒其無禮命却其貢不納卽日遣理藩院押回通州海行仍令接乾隆五十八年例由內地行走是行也使臣大禮實以衣車未至之故

上詢之廷臣始知當日理藩院交接不如儀乃譴和世泰酌收貢物數事仍頒

敕諭賜其國王珍玩以答遠忱驛交粵督蔣攸銛令慰遣之然英使本欲以粵東增規費事入告竟不得達快快而去大班之在粵也初寓洋行繼則立公局久雷粵中已不復循回澳門在冬之例道光之初粵城外不戒于火民居多斥爲平陸英商欲廣其公居乃藉修葺爲名以次侵占拓地數里而其地當對河居民渡口居民欲返其故地不得乃控于大府時大學士李鴻賓任兩廣總督實不理粵人謂其受洋商賄乃乘其入覲之間控于粵撫朱桂植朱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九

在粵素有威望洋商憚之聞控震怒立鎖擊通事下獄洋行懼誤開船事跪求免究乃親督拆毀平之商英之桀黠者果以入事入稟要挾停止開船相持者半年仍以孟加刺新到之船主居間調停事遂解此道光七八年間事也初洋商在粵通市定制不得攜帶家屬自大班公司之設出入自便遂于八年秋有大班某學一洋婦寄寓粵城而其時十三洋行中有東裕行司事謝某爲置肩輿出入乘坐久之夜郎自大歸不許行人乘輿入館大府廉得之止擊謝某究治瘵死獄中大班聞其事輒架大炮十夷館外設兵自衛大府慮激變乃遣逆事蔡剛以理曉諭令撤

去兵砲並速遣夷婦回國于是洋行具稟託以大班患病需人乳爲引候稍愈當卽遣之大府据稟完案不復根追夷婦卒逗雷不遣數年之後義律來粵竟以挈眷爲援例之當而邊衅亦因之起矣

義律者莫公司散後續到之大班也英人自開港于粵惟公司船許赴粵中貿易此外散商不聽擅自出入著之令甲以二百年爲限其公司大班亦定以三十年一瓜代所有貿易資本悉領自國庫中歲收其息嗣因公司乾沒庫帑不能償又于三十年後復請展限滿則虧折如故英人主覓其黨與日多駭駭乎不可制亟思設法解散之值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

道光十年後屆指例限將屆

大清通商二百年之期 西人紀載以解散公司爲十四年止然律例是以是年來粵爲虛

制使所運則解散必在十年以後十四年以前二百年者亦舉其大概而已 遂乘機裁革前例

解散公司之局聽散商各自牟利英之富商皆以爲便而中國素惡公司橫甚不如散商之易于制馭惟十三洋行與公司交通既久狼狽爲奸反以爲不便乃託言公司散後統領無人因有再著大班來粵之請十四年盧坤調任

兩廣總督奏請

飭令洋商寄信回國仍按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英國主借信卽遣領事一人名律勞卑者以是年秋至

澳由澳來粵大吏以其未經通報闖入省河慮非其國主所遣 是時有御史來稱律勞卑帶領兵船進至黃埔督臣盧坤調派水師布置嚴密旋即皇恐悔罪請領紅牌 山口云云蓋但知其驅逐律勞卑之事而其時大班來粵實由自督臣所請核之十六年義律至粵粵督奏開奏中仍理前次督臣請將律勞卑遣大班來粵之案是此時之驅逐有四也 乃派員押回澳門其十六年繼至者則義律也義律之來英人初議欲在粵中設立審判衙門專理各洋交涉訟事不督貿易蓋欲仍聽散商自行經理然其時各洋資本首推英商而義律初至洋行尤謹事之遂以是年冬攜一妻一子來粵名爲約束商人水手不管貿易實則總攝其事諸番之在粵者咸仰其鼻息不敢自樹異同十九年躉船之役義律主之時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一

欽差大臣查辦來粵飭令各洋將躉船鴉片悉數繳銷首傳義律不至嗣因各洋稟覆稽延拘其奸商顛地等義律適自澳門回則封船撤去沙文 沙文即洋商買辦見後 之令已下不得已始遵飭繳銷而悻悻欲圖報復之意不已也義律寄信回國仍在澳門是年之秋各洋貨船來粵者皆遭論停泊澳洋聽候中國委員查驗義律首發難端凡英之貨船悉配以兵船緊泊尖沙嘴不聽查驗制府發令驅逐三控其鋒始駛出老萬山復行文照會索償烟價以爲入粵配茶之需制府見其跋扈一面照覆責其不守臣節一面奏請停止英夷貿易是時邊衅方起內外諸臣有請閉關封

港並外洋各國一律停止通商

上發交粵督議奏林則徐上言罰不及眾必須示以大公  
今以英夷不遵法律輒將恭順之各夷一例峻拒未免良  
莠不分設各夷稟問何辜臣等卽礙難批示且自英人貿  
易斷後他國頗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  
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馭之法正可使其相間相睽輸  
忱內向若概與之絕轉易聯成一氣昔人所謂彼則聚而  
協以謀我者不可不預爲之防等因奉

旨如議然是時如彌利堅港脚等國之貨船雖奉准開船  
而英人以兵船攔阻口外不得入二十年冬琦善以欽差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二

赴粵方欲議撫許英人照舊通商而義律遽謀先戰後商  
遂有大角沙角之師粵撫奏稱自川兵以來關課短絀所  
到洋艘已不及向來十分之二又被英夷攔阻泊在港外  
守候開船遙遙無期時

上已授貝子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飭  
令到粵先查明各國情形果否怨恨英夷阻撓生計抑稍  
有觖望于 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至向隅失業據實

陳奏等因蓋

上意在懷柔遠人更欲使疆臣體察夷情如其怨恨有因  
卽可加意招徠供我指臂此近交遠攻之計也然其時各

洋以阻梗牽留輒思各帶兵船與之講論而義律語以甘  
言謂撫事已有成議因之各洋急欲開船反爲英人作說  
客而大府不悟也二十一年二月英人闖入虎門攻破烏  
涌卡座時則港外之彌利堅佛郎西及港脚等國貨船共  
四十餘艘銜尾而進于是彌利堅商人首請開船復陳明  
義律悔罪不敢別有要求但求與各國一體通商無不同  
聲欣感參贊楊芳據以入奏奉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四月闖入省河之役當  
義律之請撫也一索烟價一欲得香港馬頭琦相以事關  
割地佯許之而未敢入奏然英人自謀奪濠鏡不得屢思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三

于附近粵東省城之一島之地以爲定居蓋早有窺香港  
之志矣迨聞相國許其入奏始則稱兵以要之繼則請繳  
還浙之定海及獻出二角炮台以易之相國方欲請

旨定奪而英人已在香港出示起造房屋馬頭視爲已有  
未幾將軍參贊至粵遂以六百萬及香港一島爲城下之  
盟而義律之狡焉以逞遂於粵東始終之計曰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則公司之再設也

粵東罷兵義律遂回英國不復來其稱兵于閩浙江蘇以  
要通商之各海口者曰濮鼎查曰郭士利連兵二載援及  
三省由海入江而白門之撫議再起二十二年秋英人泊

下關將攻江甯欽使制府聯銜請撫首定五口通商之約  
五口者粵之廣州閩之福州廈門浙之甯波江蘇之上海  
也初英人以粵東關稅之重屢請在浙開港然其未意亦  
祇欲在舟山建立馬頭運貨至甯波不敢遽希腹地也  
二十年英將伯麥占踞定海卽欲在定海通商時浙撫劉  
韻珂方蒞任臚陳入弊請

飭諭粵東欽差大臣計出萬全慎重妥辦必不可准英夷  
在定海通商然自浙東再犯已踞定海爲老巢遂將城垣

拆毀建造洋樓縣亘數里挈眷居住

見浙撫致白  
門三帥函中自謂足

償其夙願不復他求一日逞志犯江揆兵要撫遂萌得步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四

進步之念况得甯波而踞之則定海一香港也上海則吳  
淞爲之屏障築海塘高岸以蔽之一口入寶山之郭扼黃  
浦之口浸

堂與矣閩港之請

上以福州關係省會飭令換給泉州

而殺馬等  
馬印馬利  
監見後

堅持前約三帥不敢與之爭遂定議甯粵東初開港時定

制洋商換貨之後請領牌照回至澳門在冬不得逗留

在省學春寄居亦不得于城內設立貨棧及洋商擅自入城

逾白門之役漢馬等意在弛禁遂于約內載明五口通商

准設正副領事官管理貿易皆得學春居住又海口貨棧

買地以及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之類悉聽其便領事官

遇有相商事件隨時往來悉聽入城與地方官衙署相見  
大府但據通商二字完案不復援挈眷入城之舊檣例禁  
與之詰難自此五口通行悉與澳門香港無異矣是役也  
彌利堅人不與佛郎西亦後至焉續聞通商事定相國者  
英任兩廣總督赴粵陳請遂悉援英人例許之惟俄羅斯  
者舊制在黑龍江設立恰克圖但許其在陸路通市不准  
由海道入粵迨五口禁開遂以二十七八年間闌入粵東  
及江蘇之吳淞口雖叠經督院查明駁回而陽奉陰違率  
附英彌海船出沒于五口間關吏不敢詰此白門議撫通  
商之大畧也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五

方英人之要撫于粵也粵之紳民獨甚之適賂款事定英  
兵登岸出北門過蕭關三元里鄉民聚眾創之義律幾不

免

詳後

踰年白門議款時粵民方興團練之局與英人爲

不共之仇聞其條約內有領事官相商事件得於地方衙

署相見以爲將破昔年入城之禁益洶洶不可止踰年夏

獲鼎查至粵先期通刺制府期以入城相見粵人聯名阻

之獲遂去其後屢請入城不許二十九年己酉英舟闖入

省河挾兵請入城粵人集團練爲制府聲援英之公使文

翰知眾怒不可犯乃請罷入城之約復開船通市如初

粵六年英人以白門前約所定稅則一款原議自中取

近年貨值漸減稅額不符擬請重定並欲援白門前約得與制府相商署中時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旋奉

旨授為欽差大臣粵人乃持其二十九年之約而爭之維時英人在粵方以中國執其舟于起衅于是公使水師提督及領事巴夏禮等挾兵以要我於是年九月英師攻城不

克遂襲沿河炮台粵民憤甚乃悉毀城外十三洋行英人不勝乃歸告國主請調派兵船別遣重使至粵並約法蘭西為助七年英公使額羅金來粵

西人月報作英附首請更定貿易條款兩致書制相不省是時各洋皆以夏秋間至粵于是英人以所請不行轉相號召遂起合從之師十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六

二月英法連兵攻粵城陷之執制相繫舟中歸之于夷八年四國遣兵由上海徑赴天津遂有是年四月大沽之役

以上俱詳卷登既罷兵俄彌二國復以撫事請奉旨飭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馳赴天津查辦久之

不決而英人挾兵要盟擅擬天津新議凡五十六款趣請換約奏聞

上謂稅則之款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安降旨飭四國使臣前詣上海仍命桂良等馳駟同往是年八月欽使及四國使臣先後到滬於是英人持其所定天津

新議中凡交涉通商事務者定為稅則善後條約將近年

出口入口之貨仍照百中取五按時值估計載明納稅定數議十年一修改時值洋藥上稅定每百筋納海口稅三

十兩經欽使等復與三國議立專條載入滬約第五款與天津新議之第九款二十八款無涉見後卷中議定桂相

奏請令該三國赴都換約遂有九年不遵原議聞人大沽之役英師既敗惟彌人以恭順准其換約而歸然並天津

新議亦中寢矣時西人以天津新議業已奏准遂刊入西人通書中此天津再議通商之略也

十年英人以換約不果又懲大沽水師之創歸募潮勇將由天津登岸內犯京師夏六月英法連兵入寇天津僧王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七

格林沁帥兵禦於大沽口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北塘後路襲我大沽北岸之炮臺初七日遂陷天津僧王退守通州

夷兵由河西務張家灣一帶進襲通州王執英曾巴夏禮禁之京師八月初七日夷兵自通州入寇都統勝保率禁

兵禦於齊化門外我師敗績越日上啟蹕狩於灤陽恭親王奕訢奉旨雷守京師二十二日夷兵襲海澱恭王退駐彰義門外

四十里夷兵直薄安定門聲言攻城駐京王大臣等請釋巴夏禮議撫英人許諾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館夷會於

國子監天主堂等處尋奉

行在硃諭飭恭王入城速定和議遂於九月十一十二十七等日與英法俄三國先後交換和約英則巴夏禮主之于天津新議五十六款外增入九條法俄亦有續增之款又於前索通商各海口增入天津淡水等處其稅則專欵定自滬中者曰通商善後條約凡十款內載各國進出口之貨皆有一定稅則議以十年一修改以上各議均奉上諭頒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英法乃罷兵退駐天津此續議通商及天津前議得旨允行之張本也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八

撫事既成英人欲逞志各省以專通商之利尋據英會卜魯士照會換約之王大臣內稱八年所定條約內載奉天即牛庄海口等處皆准通商欲派領事官前往駐紮並稱第十款所載長江一帶擬於九江漢口兩處先行開商請咨湖北江西各大吏一體查照遵辦各等因於是恭王奕訢等奏請籌辦通商善後章程並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欽派各口通商大臣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諭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卽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命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應設司員節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批取八員卽作爲定額輪

班辦事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爲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紮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會同各該將軍督撫府尹辦理並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其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及內江三口並潮州瓊州臺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署理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辦理新立口岸除牛庄一口仍歸山海關監督管外其餘登州各口著各該督撫會同崇厚薛煥派員經理所有各國照會及一切通商事宜隨時奏繳並將原照會一並呈覽一面咨行禮部轉咨總理衙門查照其吉林黑龍江中外邊界事件並著該將軍等據實奏報一面知照禮部轉咨總理衙門不准稍有隱飾欽此按此皆據王大臣等奏定章程六條內開各事宜照議允准尋據恭王等又酌定新設衙門章程十條具奏奉旨均著照所擬行欽此此京師新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各口設立通商大臣之檔案也

中西紀事

卷之三

十九

以上所輯前半據海國圖志所采粵中舊檔參以西人所撰華英通商事畧自十九年邊衅以後則皆得之間見者蓋自康熙開海禁以來二百年互市之消長變遷令人不可思議于是論者皆謂中西之衅自燒烟啟之今載攷前後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鴉片也

夫互市者實中西交爭之利而關胥牙儉必欲專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貽中國而陰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貪尙關市者漢財物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此盛世柔遠之術知者知務之言也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萬里遠涉風濤得利則欣失利則戚人情之常何足爲怪一自貪吏侵漁奸商括克彼以求利而來終于失利而返能無怨謗之沸騰邪明之倭禍始于中官繼以商僮終于豪貴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國亦官民交困矣

國初海禁既開設關有四江浙閩粵無不可通乃未幾而中西紀事 卷之三 二十一

粵東海關專其利數未幾而三洋行操其利權稅有定則未幾而益以規費支銷名目未幾而益以歸公充餉名目始則取之在吏繼則取之在官如據澳門月報言洋行抽用定例不得過三分今據嘉慶年間大班稟控之詞言棉花一石價值八兩向例行用二錢四分連稅銀不過四錢據此則初定世則每兩不過二分爲百中取二其後每石行用加至二兩幾十倍之矣又言茶葉稅餉二兩五錢之外洋行會館每石抽費六員至九員不等計茶葉出口之價不過三四倍于八兩一石之棉花而稅用兩行已虧折其十之三則增設名目之漸也洋商不堪其惡索則

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訟則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窮其獄乃回訴于本國于是帶兵船講論而干戈之衅以起書曰若顛末之有由彙語曰物必自腐也而後蠱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鴉片不入中國亦未能保外洋之終于安靖而隱忍也且鴉片之來亦爲貨物之虧折起見耳貨物不得其利乃思取違禁之物以補償之若使稅用不增過欠可得彼又何樂乎以違禁之烟土而予關吏以把持啖水師之賄賂哉竊謂當日欲與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盤打算平其百貨之稅則行用更擇其胥僮之尤者而懲之必使番人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二十一

憬然于生計之羸絀不在鴉片之有無但使關稅行用之積蠹漸除則湖絲茶黃之轉輸自便此爲中外一體威福並行制夷撫夷之策似無喻于此者不清其源而圖塞其流一日決堤潰防而莫之遏雖籍十七省商民廢者之費不足以填其無厭之壑有識者觀於鴉片之流毒中土未嘗不扼腕長嘆以爲其戎首興於關市其厲階梗於封疆則甚矣漏卮之失輟而養癰之患大也問者曰中西之衅起於互市然則閉關之議可行乎曰此懲羹吹齋因噎廢食之見也夫中國無所資於外洋而外洋實有資於中國茶黃之屬是也以其爲法瘴不

可少之物故中國以此全其民命卽以此制其生死但使關市持平蠻夷嚮化則其趨之也如慕羶其甘之也如食甚又何取乎閉關折符而絕之哉林文忠奏覆曾望顏一摺不欲停止外洋貿易而不知其請停英夷貿易亦自失之何者當日英人負固我之聲罪致討固已師出有名不值詰及其瑣屑之貿易而明禁之况違抗封館歷有成案當其聚泊尖沙嘴不聽查驗計惟有羈其船隻不准入口而嚴兵以守虎門內外炮臺絕其兵船窺伺之念似毋庸以請停貿易預形之章奏示諭中俾得有所藉口至於定海之陷及大角沙角之役逆情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二十二

顯著彼其貨船在外遠肯深試於不測之淵此又禁之毋庸禁者唯事機之失實失於粵東之自撤藩衛耳若使增兵戍守無懈可乘則彼之攻擊不遂固已自絕於天朝卽招之使來其貨船亦必不敢入然後大張曉諭許恭順之各洋先後進口開館斯時若被英人攔阻在其素所役屬之港脚雙鷹等國或不能不仰其鼻息而勃敵如法郎西彌利堅者豈肯甘心失利有喙三尺而不帶兵船與之講論哉据花旗呈請通商詞內謂貨船入口正可藉以制服夷兵此正以毒攻毒之機會惜其時虎門已失无可把握若使防衛依然祇須嚴守內洋人

張通商之論則制夷兵者在夷人彼英人豈能梗阻以自速其寇讐邪英人求戰不得開館無期仍必由法彌二國爲之講解又豈敢索烟價索香港以肆吠聲邪予謂文忠燒烟之舉未免操之過蹙而海口之防範亦以此致費苦心况其時守虎門則關天培守沙角則陳連升父子皆一時之梟將若海口之藩衛不撤卽極其鬼蜮之伎不過棄疾于閩浙間而如粵東者固已搃其吭而拊其背矣又豈能翻然翱翔以縱橫于海上邪然則琦相不來文忠得以一人一手次第經理始終其事則大局未始不可挽也

中西紀事 卷之三

二十三

粵中撫事之局賂款六百萬名爲追交商欠實則按十九年燒烟之價如數以償仍令出具永不售賣甘結此外尙無包藏禍心之事至於壬寅以後華夷交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皆自白門之條約啟之如約內五日通商不將天津山東等處申之厲禁載入約中識者已知其必有異日得隴望蜀之求至于番人不准入城及城內不得設立棧房約內既不提及中間突殺入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與地方官衙署相見一條遂爲後來入粵八閩日實卒釀成咸豐七年攻踞粵城之變又如粵東已給商虧六百萬江甯誠和不聞調抵突又增八軍

費一千二百萬遂啟後來天津新議索軍費二百萬續

又于京師換約增索六百萬之援案五口通商定約者

惟英夷一國至二十五年者相在粵始增給法彌二國

通商條約一如英人之式遂啟四國連兵及十年以後

大西洋各小國紛紛陳請之效尤予頻年奉差赴滬見

西門外洋樓縣且一如滬中而自粵氛擾東南淮鹽滯

銷該洋人則自長海駕一火輪船拖帶鹽艘往來任意

甚至潛赴吳城饒州一帶前年有至省之鹽船予所過

關卡不聽查驗而鹽法壞矣銀之漏卮耗於鴉片近則

各通商口岸罕有以貨易貨者故洋商置買貨物亦復

銀洋互用中外流通惟中國自行鈔行大錢之後私鑄

既多官板日少而洋船自海道往來購辦銅運並中國

制錢亦摺載出洋而國法壞矣至於茶絲兩項之出口

足與鴉片之入口相抵是則中國之地利盡於外洋而

得其一坏之土馴至商民人等竭其終歲之操作不足

以償閭室之一燈今日銀荒恐數十年後百貨俱荒

悉入外洋能斷之藪蓋利之所在不奪不廢故太史公

讀孟子而以利為亂之始孫子謂知者之慮必雜於利

書誠有見於古今大勢以利始者末有不以害終嗚呼

可不鑒諸

中西紀事卷之四

江上蹇叟

漏卮本末

亞細亞洲之西南洋有五印度者即西漢之所謂身毒東

漢之所謂天竺也古音天鐵因切與身本五印度總名西

南洋一名印度海其南印度有孟買者為入東南洋之咽

吭而東中兩印度在其比中印度古名温都斯坦以興都

哥士山為界與都即印度踰山則西北兩印度地今回部

之國在焉

國朝乾隆二十年英吉利滅東印度之孟加刺遂以次侵

中西紀事卷之四

并東中南三印度之地東南兩印度皆產鴉片烟土其出

自孟加刺者曰公班今所稱大土也出自孟買者曰白皮

今所稱小土也英人初踞其地但以為藥材之產而歲收

其稅其後流行入中國吸食漸多銷數日暢於是印度人

之操其業者無不爭種大小土以為生涯名曰波畢英之

稅餉歲增至一千數百萬其初至關口亦照藥材上稅每

箱納稅銀三兩自沿海居民爭傳其法展轉效尤不數十

年遂流行於各省乾隆之末粵督始聞於朝嘉慶初奉

詔申立嚴禁裁其稅額自此入口之鴉片率暗中偷售而

其價益增其初泊於澳門繼乃移之黃埔皆於貨物交易

之時夾帶私售道光元年因查出葉恒澍夾帶鴉片之案奉

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粵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艙驗貨其行商容隱經事後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鴉片躉船盡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達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兌其銷數之暢如故也二年復奉

廷寄交大學士兩廣總督阮元密查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而其時鴉片躉船已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審口說合則有行商私受中西紀事 卷之四 二

士規則有關汛爲之與援包攬運載則有快蟹艇資其護送於是躉船之來每歲驟增至數萬箱洋商易貨無多輒截銀出洋回國內地銀荒日甚一日

朝廷憂之十六年大常寺卿許乃濟上言近日鴉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徧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爲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臣愚以爲匪徒之畏法不如其營利且逞其鬼蜮伎倆則法令亦有時而窮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者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

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祇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應將紋銀番洋一體嚴禁偷漏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應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似此變通辦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國計云云時奉

旨交疆臣會議而一時九卿臺諫之列謂其有傷政體於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崢奏請申嚴鴉片例禁給事中許球謂弛鴉片之禁既不禁其售賣又豈能禁人之吸食若祇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從士民中出又何以預爲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三

之地况明知爲毒人之物而聽其流行復徵其稅課堂堂天朝無此政體臣愚以爲與其紛更法制盡撤藩籬曷若謹守舊章嚴行整頓自古制夷之法詳內而略外先治己而後治人必先嚴定治罪條例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審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拏盡法懲治而後內地庶可肅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擇其分任各洋行著名奸猾者原奏皆有姓名今節去查拏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門之躉船盡行回國並令寄信該國王鴉片流毒內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將內地販賣奸民從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係外洋不忍

加誅如鴉片躉船不至再入中國卽行寬釋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販潛來勾誘定將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氣壯該夷不敢存輕視之心庶無所施其伎倆云云又另片奏陳澳門近日情形請嚴治漢奸等因奉

上諭鴉片烟來自外洋流毒內地例禁綦嚴近日言者不一或請量爲變通或請仍嚴例禁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畫行之久遠无弊方爲妥善著鄧廷楨等將摺內所奏如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審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丁嚴密查拏各情節悉心妥議力塞弊源据實具奏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四

至許球另片所稱澳夷情形是否實有其事著一并議奏欽此此兼朱閣學原奏一并給閱看其朱奏未之見也是時鴉片弛禁之議已不行疆臣奏覆率請嚴定販賣吸食罪名越二年遂有

欽派重臣赴粵查辦之事

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將鴉片從嚴懲辦以塞漏卮意在嚴吸食之罪名定保甲之連坐率

旨交各省督撫會議並飭部臣重定新例凡吸烟販烟者皆以死論時江蘇巡撫林則徐方內召入都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馳赴粵東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查辦以是年冬月 陛辭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到省

維時省中嚴拏販烟吸烟之犯坐地夷人不敢包匿于是外來躉船悉寄碇零丁洋面共二十二艘聞有欽差到省將欲開行欽使欲窮治其事爰咨會虎門水師提督及碇石鎮總兵統帶提鎮各營分路把守傳令在洋躉船先將鴉片悉數繳銷方准開鎗二月初四日欽使制府坐堂皇傳集十三洋行發交諭帖令轉諭各洋公司人等並稟核其烟土存儲之實數飭令卽時稟覆時義律先知其事託以回澳門任冬不至各洋觀望推諉遷延不覆大府趣之急義律始乘舟來省仍僵臥夷館如弗聞者適有奸商顛地等乘間脫逃大府怒命拘治之遂援照違抗封船之案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五

移咨粵海關監督將各洋在泊黃埔之貨物一律封閉停其貿易又撤其沙文而羈禁之沙文者漢人之受僱于洋館充其買辦者也供應既窘消息不通躉船之在外者經兵役防守斷其岸上之接濟餉道垂絕義律乃中悔之謀于各商查明洋面躉船上所存之烟土据實呈繳計二萬二千八十三箱飭卽駛赴虎門聽候收繳是月二十七日欽差大臣會同制府前詣虎門一面咨會提鎮各營統帶各標兵船分排口門內外海關監督駐稅口專事稽查于是前泊零丁洋外之躉船二十二艘先後駛至虎門詳細驗收核數得實事竣復傳集外洋各商令出具永不售賣

烟土在事後犯者人即正法貨船入官等因切結据以奏聞奉

旨所繳鴉片烟土飭即在虎門外銷毀完案是役也先期出示令外洋人來虎門集視以宣

國威其時觀者如堵悉嚮伏無異詞且有敘入外洋新聞紙中以紀其事者惟躉船一朝失利不無怨望而義律以總攝大班恥見挫辱遂以此鼓動群夷教唆國主于是燒烟之衅成而索逋之師起矣

初鴉片以藥材入中土歲不過數百箱乾嘉之際吸食漸多則數千箱至道光之初則近萬矣据西人所記印度公

簿上每年出入之數十二三年間有二萬三千六百餘箱十六七年間多至二萬四千箱是十九年所燒之烟已得

其一年之銷數英商自稱破費一千二百餘萬員即彌利堅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萬各洋貿易遂以此為大宗而英吉利則稅餉之所自出國與民俱病之義律自念非力

破此局不足以雪國耻裕庫藏又念非合從於外夷不足以樹黨接通聲氣於是先將各躉船繳銷之烟土按照一

千二百萬賠償滿洲人所稱六百萬加以運費與費及所得利息皆在其中故借之以給人心皆

寫立會單付各躉船回至英國倫敦英之庫中交兌諸番莫不欣感又遣人徧告孟加刺怵以生計之失印度之民

无不兇懼時英吉利國王謀于上下兩議院上院大臣下院紳士見后僉以此項貿易本干中國之例禁其曲在我遂有律士丹

衙門遞稟求禁並請禁印度人栽種波畢又地爾洼人時在倫敦作鴉片烟罪過論以為既壞中國人之風俗又使

中國人猜忌英人反礙通商之局英國王聞而是之然自燒烟之信傳入外洋茶絲兩項日見踴躍銀舖利息長至

六分義律遂以為鴉片興衰實于國計民生兩有關係國王惑焉粵東欽使自銷毀鴉片之後兩次照會該國王始

則囑之以威繼則懷之以德而英人但貪其利不計其害也文忠一次照會英國王之書未見然據澳門月報言其留心外國事務觀其知會英國王第一封書足見其學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七

強長進之效驗是當日未嘗不加意懷柔以冀鴉片之戢也英之重鎮在于東印度之孟加刺其地合官兵土兵凡二十萬又徵其鴉片之稅以

充軍實印度之民苦其悉索而未嘗不利其懋遷于是白夷黑夷更番應募不足則求援於佛郎西彌利堅等國彌

利堅者素不善英所為謂既在中國貿易即宜遵守中國律令鴉片本非教法中所有予以繳銷正與外洋違禁之

物罰其貨之三倍入公之例相符故英人之計不行而佛郎西觀望年餘始遣兵船來至香港卒為靖逆所聞遂託

以居間講款為詞其事亦寢當十九年躉船之役欽差大臣林則徐奉

命授兩廣總督是年夏秋之交各洋艘先後來粵制府先

期傳諭洋行通事人等令其停泊澳門洋面待查明船內

並無夾帶鴉片一斤者方准進口開船各洋唯唯如命惟

英之義律首先違抗不聽查驗遂有該國吐密嘩喻兵船

二隻來粵攔阻遭結之貨船不令進口于是示以兵威一

挫之于九龍山再轟之于穿鼻洋三逐之于尖沙嘴見各

省文聲經敗竄乃駛出老萬山踰年義律復行文照會以

索償烟價為名制府回文責其不守臣節據英人在定海

同遣使督討烟價數千萬入粵東配茶九州四海兵精糧

足如爾小國不守臣節定即申奏天朝請提神兵猛

舟裝盡爾國片甲無存等語並此回復外夷之詞不嫌

也俗遂据以奏開一面請

旨停其貿易維時英人聞封港之令輒將貨物載回本埠

轉以鴉片換入粵洋悉由內地奸民漁船蟹艇分路傳送

粵中因有貨去烟來之謠制府乃調撥師船沿海搜捕船

烟並獲一日數起義律見一切奸計皆不得行于是有狡

焉思逞之志又見粵東自燒烟以後海口嚴密無間可乘

而閩浙之師起矣

二十年冬欽差大臣琦善入粵議撫義律首索十九年燒

烟之價相國許之而義律又欲索香港全島以為貿易來

上命靖逆將軍奕山至粵統兵會勦時相國已受

嚴譴撫議方息而義律以乘勝之師預為先發之制遂破

虎門闖入烏涌卡座稱兵于省河夏四月英人攻城急城

外四方炮臺陷軍民重足股栗廣州府知府余葆純言于

將軍參贊曰彼以索烟價來必得當而後去此未可以空

言撫也皆聘貽无以應次日炮子直穿入老城貢院前將

軍以下皆皇遽失色謀于制撫制撫請先遣廣州府緹城

出見義律而探之義律曰二萬餘箱之烟若固局中人耳

盍按價而稽之蓋十九年燒烟之役余葆純實隨欽使查

辦故義律以此間執其口也維時彌利堅人深以各楚船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九

收回煙價不應向義律索加倍之償因余葆純固請裁減

乃勸義律按照成本按原索之一千二百萬減半償之遂

罷兵是役也靖逆以通賄班師有傷

國體遂作為追交商欠完案然英人無厭之求已雷為異

日再索之張本而義律亦自此去矣二十二年秋濮鼎查

馬利遜等稱兵要撫於白門遂索賂款二千一百萬首列

烟價六百萬補足一千二百萬之原數也次列商欠三百

萬以粵東原議不及商欠一欸也至於戰費一千二百萬

則自入粵後欲償其所失而取盈者也維時靖逆遠在粵

求不汝瑕疵其謙欵悉出自英使手定三帥受成而已當  
粵東議撫尙能令各洋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甘結今白門  
以五處馬頭二千一百萬之鉅欵不曾買得濶鼎查一句  
恭順語自此法窮於夷財盡於夷漏卮之數不可收拾於  
是鴉片弛禁之議復起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貨多定以稅則載入條議  
中惟鴉片以新例初頒弊端遂啟因之三帥掩耳盜鈴既  
不敢申明前禁又未便擅定稅章遂置此欵於不議於是  
各洋歷年進口之貨反以此不入稅者爲大宗而吸販之  
徒不禁張膽明目以趨慕羶之市舊例洋商以貨易貨不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

准交易紋銀自茶絲弛禁通行乃有番洋入中國者又自  
五口通商外洋獨專鴉片之利乃有易貨不敷補給外洋  
紋銀者近則洋商定議專收元寶帶回本國更易番洋漏  
卮之弊莫此爲甚英人自五口通市以來印度鴉片之稅  
歲增至八千餘萬凡西人新開紙中則中國進口之銷數可想也  
竊販居司關胥中飽國課支絀軍餉浩繁乃於咸豐五六  
年間東南各省奏請抽釐以充軍餉始自江蘇之上海定  
以每箱二十四兩以二十兩歸入軍需支撥四兩作爲辦  
公經費其後江右粵匪由杉關竄入閩界閩督奏請援照  
江蘇從權辦理復以軍餉緊迫向洋商貸銀五十萬約以

扣稅歸欵此見外洋月報云領事官出示云 旋又經興泉永道出示定以

每箱四十員外加費八員浙之甯波有本地窰戶與洋商  
往來議定箱價願赴官包繳每月釐金其他若江西之河  
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爲釐金大宗藉以接濟軍餉然其  
侵漁偷漏爲不少矣八年冬有人奏請定鴉片稅則歸入  
各關口一體征收經王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渾其名曰洋  
藥以昔年本照藥材上稅也議內言洋藥一項除係官員  
兵丁太監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賭例  
治罪外其餘民人概准買用凡外洋及內地客商在各省  
關口貿易者均應酌定稅則上海一日議定每百觔稅銀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一  
三十兩據西人以箱計每箱一百二十斤粵東燒烟夾內稱日久晒乾亦約在百斤以外皆總其大率耳  
所有各海口及天津關均係一水可通再內江河面凡船  
隻能到各稅關口者均請照上海一律輸稅至崇文門及  
各省由旱路轉進者均請每百斤減稅十兩作爲脚費一  
切緝私章程均照各關稅日定例辦理各府州縣不准再  
爲影射私征其各關稅口毋庸另立條欵以歸簡易其各  
省關口于所征此項稅課不必歸入各關歲額報部自接  
到部文之日爲始三個月將所征稅銀兩簿一面報部一  
面起解交庫不准奏留撥充用項其民間買用于九年三  
月初一日出示曉諭一月以後悉照新定條例一體遵行

等因奉

硃批依議欽此此鴉片廢興之本末也自上稅後別詳第十八卷

附錄黃侍郎爵請塞漏卮原奏

為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事竊見近年銀價遞增每銀

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于內地實漏銀于

外洋也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

數百萬兩其初不過統袴子弟習為浮靡嗣後上自官

府指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

粵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

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二

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

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

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土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

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

知伊于胡底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

以錢易銀前此多有贏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

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為利藪者今則視

為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

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紛紛講求而實未知其所

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于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眾無吸食自無與販無與販則外夷之烟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

皇上准給一年期限戒烟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絕一

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真之重刑無不平

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柳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

止杖一百徒三年然俱係活罪斷癮之苦甚于柳杖與

徒故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

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斷癮而死于家必不願受刑而

死於市况我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三

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沈溺既久自足以發

聾振聵在

諭旨初降之時總以嚴切為要

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肅奉法之吏肅則犯法之人畏

一年之內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

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

皇上止辟之大權即好生之盛德也伏請

飭諭各督撫嚴飭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于

一年後取具五家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

例治罪通都大邑往來客商責成舖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照常人加等其子孫不准考試官親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嚴加議處各省滿漢營兵照地方官保甲辦理管轄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漏卮可塞銀債不致再昂然後講求理財之方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臣爲民生

國計起見謹據實以聞謹奏

附錄林文忠公十九年粵東繳銷鴉片原奏

爲英吉利等國夷人震懾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四

天威將躉船鴉片盡數呈繳現于虎門海口會同驗收恭

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鴉片烟來自外洋流毒中國滋蔓既久幾於

莫可挽回幸蒙我

皇上渙號大宣

乾綱獨斷力除錮弊法在必行且荷

特頒欽差大臣關防派臣林則徐來粵查辦顧茲重大之

任慮非閤昧所勝仰賴

諭旨嚴明

德威震遠不獨禁令行於內地且使風聲播及重洋復蒙

諭令臣鄧廷楨等益矢奮勤盡泯畛域下懷欽感倍思并力驅除在臣林則徐未到之先已將審口烟販及吸烟各犯拏獲數百起分別懲辦又派令水師船輪流守堵水陸交嚴東路夷船及在省奸民先後驅逐節經奏蒙聖鑒臣林則徐於正月二十五日到省已將會同籌辦大概情形先行具奏在案維時在洋躉船二十二號已經陸續開行作爲欲歸之勢若但以逐回夷界卽爲了事原屬不難惟臣等密計熟思竊以此次

特遣查辦務在永杜其源不敢僅顧目前因循塞責查夷情本屬詭譎而販賣鴉片者更爲奸猾之徒此次聞有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五

欽差到省料知必將該夷船發令驅逐故先開動退至向來所泊之洋面以明其不敢違抗其實每船內儲存鴉片聞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來各海口處處嚴防難於發賣而其奸謀詭計仍思乘間覓售非但不肯拋棄大洋亦必不肯帶回本國卽使驅逐於萬山之外不過暫避一時而不久復來終非了局內地匪船亦難保不潛赴外洋勾結售賣必須將其躉船鴉片銷除淨盡乃爲杜絕病根但洪濤巨浪之中未能都有把握因思躉船之存儲雖在大洋而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遽繩以法要不可不諭以理而懼以威臣林則徐旋詳

諭帖責令眾夷人將躉船所有烟土盡行繳官許以奏

大皇帝天恩免治既往之罪並酌請

賞犒以獎其悔懼之心嗣後不許再將鴉片帶來內地犯

者照

天朝新例治罪貨物入官等語與臣鄧廷楨怡良酌商即

於二月初四日公同坐堂傳訊洋商將諭帖發給令其

齎赴夷船帶同通事以夷語解譯曉諭令其即日稟復

一面密派兵役暗設防備查洋外各國自公司設局以

後每年派有四等職夷常川守住洋行專司其事維時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六

臣等傳諭之後各夷皆觀望於英夷而英夷則又推諉

義律另有通曉漢語之夷人義瞻等四名經司道暨廣

州府傳至公所面為曉諭該義瞻等呈稟尙屬恭順當

即賞給紅紬一疋黃酒二罇著令開導各夷速繳鴉片

未據即行稟復至二月初十日義律由澳門進省其時

奸夷頭地等希圖乘間脫逃經臣等查知截回諭責義

律以不能約束之罪並照歷屆夷人違抗即行封船之

案移咨粵海關監督臣豫楚將任泊黃埔之貨物即行

封船停其貿易又夷館之買辦工人每為夷人暗遞清

息亦令暫行羈禁並將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

遠近要隘之區俱令嚴為防守不許夷人往來仍密諭

弁兵不得輕率肇衅在臣等以靜制動意在不惡而嚴

而該夷懷德畏威固已不寒而慄自嚴密防守之後省

城夷館及黃埔澳門與洋面躉船信息絕不相通該夷

等疑慮驚惶自言愧悔臣林則徐又復迭加示諭勸戒

兼施即於二十三日據實稟復情愿呈繳鴉片維時距

羈禁買辦之期業已五日夷船食物漸形窘迫臣等當

即賞給牲畜等物二百四十件復向查取鴉片確數經

義律等各夷反復推究始據呈明共有二萬二千八十

三箱查得各擊獲鴉片各外夷原來之箱每箱計土四

十包每包計三斤每箱計重一百二十斤日久晒乾亦

約在百斤以外以現在報繳銷數核之不下二百數十

萬斤臣等猶恐所報尙有不實不盡訪之在洋水師及

商賈人等僉稱外洋高大躉船每船所儲亦不越千箱

之數是躉船二十二隻核與所報銷數不甚懸殊即諭

令驗赴虎門以憑收繳除商明臣怡良在省彈壓防範

外臣林則徐臣鄧廷楨俱於二月二十七日自省乘舟

二十八日同抵虎門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本在虎門駐

紮凡防堵洋船查擊私售之事皆先與臣等隨時商推

務合機宜自收繳之諭既頒尤須嚴密防範前躉船二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七

十二隻陸續駛赴虎門以外臣關天培當即督飭將弁領帶各營兵船分排口門內外聲威極壯粵海關監督臣豫堃亦駐虎門稅口照料稽查當飭候補知府署南雄直隸州知州余葆純等分派大小文武員弁隨收隨

驗隨運隨儲惟爲數甚多所載之箱即須數十隻駁船始敷盤運而自口門運至內地堆儲之處又隔數十里若日期過速草率收繳又恐別滋弊端臣鄧廷楨收至三日後先回省臣林則徐自當常在海口會同提臣詳細驗收經理一切容俟收繳後查明實在箱數與該夷所報是否相符再行恭摺奏報並取具夷人永不夾帶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八

切結存案以杜其復萌偷售之心惟該夷等販賣鴉片多年本干

天朝法紀若照例內所載化外人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即予以正法亦屬罪有應得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未及周知今既遭例至繳即與自首無異合無仰懇天恩免追既往嚴禁將來並求

備念各夷人鴉片起空無資買貨酌量

加賞茶葉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酌賞茶葉五斤藉

以獎其恭順之心而堅其悔過自新之念如蒙

恩准所需茶葉十餘萬斤應由臣等捐辦不敢開銷至夷

人呈繳鴉片如此之多事屬創始自應派委文武大員將原箱解京驗明再行銷毀以昭實在是否有當臣等謹會同具奏並錄諭夷原稿及夷稟二件恭呈

御覽謹奏

按鴉片之入中國二百餘年

鴉片之名見李時珍本草綱目是明代已入中國矣

當其初外洋不聞居之以爲利中國不聞防之以爲害以其爲藥餌之需也自乾嘉之際用之有具吸之有癮展轉數年遂徧天下外洋利其銷數之暢則種者日蕃販者日夥故鴉片之入中國實中國人自貽之毒也夫物之毒人無逾於鴉片而無日不流行於市肆間自非遇

中西紀事 卷之四

十九

仇非自盡未聞有受鴉片之毒者左傳言宴安鴉片毒宴安之利則莊子所謂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比之於十殺一人之畏塗者是則利人之物苟不得其節戕生伐命無異於飲鴆而強死然則人非自取其毒物焉得而母之哉即以外洋論印度之種鴉片販鴉片者家爭其利而吸食之禁未嘗不嚴据其月報所記歷年銷數入中國者率居其十之九其流行於外洋者不過黑夷及交雷巴等國而已

開西洋取交雷巴先以鴉片誘之吸食然後乘其流而取之故日本安南等

同皆不與西人通市也外洋不自吸而以其所害者貽中國中國

之開更洋牙貪其私稅抽分之利而忘其害故當繳銷

鴉片之時非獨外洋人以爲不便卽中國之奸民亦攘臂而欲爭之西人之言曰若想印度人不栽波畢除非中國人不食鴉片是則中國之害雖自外洋貽之而外洋之利實自中國啟之且英人自開燒烟之信舉國皇皇皆以爲此非正經貿易其曲在我因請其國主先禁栽種若乘此機會照會該國詢其關稅行用如何援累爲之酌量裁減則義律先人之言未易得而中之林制使查辦此案計其到粵未及十日發令太早蕙事過速轉令善後事宜益形竭蹶漢寇錯之勸孝景削七國也曰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制使當日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二十一

燒烟之舉母乃類是故其請罪奏中謂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然夷人惟利是趨度非有不軌之逞而以今日承平既久水師廢弛彼強我弱苟非迫於其勢之不可遏毋甯沈幾觀變以徐視吾力之所能爲甚無取乎持之急而發之暴也且法必先於內而後及於外今使發令之始擬斬則必斬擬絞則必絞吸者先嚴於官幕販者先治其牙審內地之禁既嚴則外來之烟自滯然後倣鹽法之減價敵私平其百貨之稅則行用以示通商之利在此而不在彼如是數年然後與之申明烟禁有不躡首係頸而就銜繼乎卽使

其不便於大利之坐失而別尋他衅則其事亦必在數年之後各省防範皆如粵東則反遲者又安見其禍大今昔之形固未可同日語也

中西紀事

卷之四

二十一

中西紀事卷之五

江上蹇叟

英人窺邊請撫

道光二十年兩廣總督林則徐奏請停止英商貿易既得旨允行遂下封港之令維時英人貨船尚在老萬山遷延不去制府調派師船自廣州至于澳門悉令封禁大小河口嚴密防範又縣賞購募漁船蛋戶有能出洋燒毀夷船擊斃夷兵者除資給軍裝兵械口糧外仍飭地方官查明家屬以時周恤之時英之貨船雖望風遠徙而護送鴉片之兵船往來偵探輒被師船搜捕人烟並獲其計遂不得

中西紀事 卷之五

選是年之夏傳聞英吉利兵船遠颺並未回國率開向東北行裕制府亟行文咨會閩浙江蘇等省以為該逆兵船業已陸續潛來內地雖疊經粵省驅逐而護送鴉片隨處誘買均在意中若由深水大洋揚帆直向北駛現值南風司令之際不可不加意嚴防等因時調任閩浙總督鄧廷楨偵知英師將取道窺廈門預募水勇在洋巡緝乘其不備而攻之四月英舟方泊于南澳島之西北水勇瞭見旋裝扮商船漸駛漸近乃以火攻夾擊其大船之首尾傷其船主水手人等數十名英師初以為海盜據海國志載其月報事在庚子四月二十二日夷人初見以為商船後因放槍其先後

于四月二十二日夷人初見以為商船後因放槍其先後

過者仍駛赴廈門遣人遞書以求通貿易為請制府不答先調派水勇師船迎擊于廈門口外不克遂乘夜將各師船收回港內復載大砲二百餘門轟擊英人入口之船連敗之英師既遁仍乘舟北駛行至浙洋偵舟山之無備也遂入焉定海額設總兵一鎮守舟山舟山四面環海無險可守六月初二日瞭見在洋船隻游奕于山之前面初以為賈船不備也初四日南風正發見洋艘分為二幫一向西行駛此即義律赴天津之船一北入定海計火輪兵船大小共二十六艘時定海總兵張朝發議親督水師出洋又派調中軍遊擊羅建功護左營游擊王萬年等分路堵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勤初五日突有洋艘二駛至定海之道頭街定海知縣姚懷祥偕羅建功登舟詰之則手出照會文書一角脅大令獻城有傳其書者皆用漢字內稱英國水師統領爵子伯現水陸軍師到此須即籌定海所屬各海島堡壘一切投降唯候半個時辰即行開炮轟擊等語是脅大令獻城之

大令不答退謀于總兵張朝發張曰吾領水師知扼海口而已時英人後至之舟業已連檣內進羅建功等以外洋炮火利于水而不利於陸請將水陸各兵一半撤至距城一里之半路亭扼要堵守一半撤至城中登陴接應張朝發不可初六日總兵復督水師出洋方至港口有夷人杉板舟一徑入總兵船上投遞信函此即聲明粵東燒燬

遞之書大畧相  
同見卷四注內

張朝發不受麾令軍士開炮擊之夷舟乃

逸初七日英人大小兵船排列口門內外總兵親統各營

兵弁放炮相持英人以飛炮自桅檣上注攻其左右軍各

營潰亂兵士之傷亡者無數船亦碎裂沈焉總兵方身先

接戰猝被炮轟傷其左股不能軍眾兵搶救登岸送回鎮

海于是英舟進泊城下先是總兵出港知縣姚懷祥與典

史謀守城之計令四門皆塞以土袋語羅建功曰在外者

主戰戰雖敗不得入在內者主守守雖潰不得出蓋欲以

致之死地交相厲也及總兵敗羅建功等託以城門重閉

不得入亦相繼回鎮海姚懷祥見城內無兵預遣典史前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三

赴村喚招募鄉勇數百人甫至城開變潰焉初八日漏四

下英兵登岸陷城知縣姚懷祥赴北門外投水死典史守

獄門不屈被戕死英人既破定海遂踞城而居之時浙撫

烏爾恭額聞信督兵馳抵鎮海至則定海已陷自鎮臣以

下皆回而張朝發實以受創傷重臥不能起隨據羅建功

等稱其堅執出洋攻勦之見以致兵敗陷城遂奏稱當日

各營弁擬請分兵或戰或守眾謀僉同收合尙有一千餘

兵可以堅守城池何至猝然被陷其為悞諫撤守以致喪

師失地情罪實屬重大遂奉

嚴旨擊問而張朝發已越日身死時

上方授兩江總督大學士伊里布為欽差大臣赴浙勦辦  
尋奉

上諭總兵張朝發當接戰時退縮情形究竟如何該撫所

奏未能詳析著伊里布到浙後提同該革員等嚴行訊究

務得確情毋稍徇隱欽此伊相到浙因張朝發已死仍據

羅建功等供詞分別定擬完案于是張朝發以受傷捐軀

竟不獲與姚懷祥等同邀

賜卹浙之士民冤之

方英夷之致書于總兵也見其不受乃泛舟西行欲自達

于浙撫適過鎮海洋面遇有鄞縣商船至甯波託其代呈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四

商不敢隱投之甯波府署值浙撫過甯知府鄧廷彩得其

書上之書 英國宰相照會

大清國宰相蓋欲浙撫之上聞也浙撫見定海已失逆情

顯著不敢以聞乃却其書仍由甯波府交原帶之商人送

還具其顛末附片奏陳

上亦置不問時烏爾恭額以失守海疆自請嚴議奉

旨革職仍留浙江巡撫之任續因夷人赴天津追論其事

奉

上諭烏爾恭額當該夷前在浙江投遞稟帖欲求轉奏乃

于接收時並不將原書呈奏遠行擲還以致該夷船駛往

各處紛紛投訴實屬昏憤致誤機宜烏爾恭額著伊里布  
委員解交刑部治罪欽此浙撫被逮入都奉

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訊供稱當日夷人投  
遞書函已在攻破定海之後況書係固封其中措詞是否  
得失未便拆閱自念守土之官既失城池罪名難逭今未  
克復定海卽爲呈奏原書爲罪更大是以送還僅于籌辦  
摺內將退還原書大畧情形具奏未經詳析聲殺係因彼  
時防守海口安撫居民日夜籌畫精神昏憤不知請  
旨定奪自揣謬妄糊塗辜負

天恩祇求從重治罪等語遂按律擬結然浙撫當日得罪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五

之由實不因退還原書致啟邊衅况義律分道赴天津已  
有成見亦不因浙撫退書始行遠訴蓋其時撫議方興林  
鄧被譴故復因該撫之舉于上聞而並論之欲以安反側  
之心施羈縻之術也

是年秋八月英人義律馬利遜等舟泊天津海口時任直  
隸總督者爲大學士琦善義律乃持英國照會中朝宰相  
之書遣人詣大沽口上之大意言粵東燒烟之衅起自林  
鄧二人因及春間索價不與遭其詬逐以致越竟求撫遂  
入浙港之由又言在浙時曾遞書總兵不受再遞書浙撫  
亦不受不得已始越赴天津呈訴之由相國据以奏聞遂

力持撫議天津道陸建瀛謂該逆尚踞定海逆情顯著而  
託以請撫爲詞是據邑以要我也請以此時錄奪其舟船  
而羈係其酋長俾之繳還定海然後徐議之相國不可旋  
宴其頭目二十餘人皆溫言撫之許以奏乞

大皇帝格外恩施並遣重臣詣粵東平反烟案英人大喜  
時火輪船先後至者八艘聲稱尙有兵船在後義律見相  
國假以辭色遂張大其本國之富強及船炮之堅利出入  
抗行意自得甚相國與之議定遂請入都面陳撫事而中  
樞力贊成之卽奉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琦善馳赴粵東查辦義律既得請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六

遂自天津起碇去行至山東東撫託渾布具犒迎送皆如  
禮奏曰義律馬利遜等自天津回南過山東內洋接見時  
甚爲恭順聲稱伊等此來志在乞恩今幸蒙

大皇帝鑒察欽差赴粵東查辦不勝欣感不敢在途滋擾  
詰以來船僅止五隻餘船先抵何處據稱伊等初來曾糾  
約孟雅喇國兵船四十隻 孟雅喇即東印  
度之孟加刺 以爲後援嗣蒙

恩旨恐該國不知情由誤行侵犯更屬辜負

天恩故由天津起碇後先撥船三隻由天津迅速回南阻  
止前次兵船等因蓋義律當在天津時出入驕蹇訟言挾  
制相國以羈縻故深秘之而其入都在

上前亦多造膝語廷臣弗聞也迨東省奏至始知義律之來心懷叵測意謂此行如邀允准卽回粵聽候查辦否則糾約之兵船在後卽張掛紅旗以圖滋擾危言要挾不惜其奸于是中外皆知相國之衰甚而氣餒矣維時林鄧雖被議而閩督則顏伯燾浙撫則劉鈞珂松江提督則陳化成皆持勦議而蘇撫裕謙者方署兩江總督尤持不共戴天之憤欲翦滅此而朝食聞琦相粵東之行不禁拊髀流涕而嘆元老之誤國也時義律南歸過江蘇制府懸重賞購之急乃潛赴鎮海乘肩輿徑入伊相大營有衢州守備周光璧者厲聲叱之始步而入伊相方奉粵東咨會與義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七

律分庭抗禮諸將莫敢言旋遣家人張喜前赴海上犒師往來不絕于是三軍之士無不解甲而甘寢矣伯麥踴定海數月間撫事定輒聽洋艘四出游奕行至餘姚有土人誘其五桅大船擱淺內灘中獲白夷數人內夷婦一人裝飾甚盛有傳其爲外洋之公主者伊相聞之飛檄餘姚縣設供帳委員護送入粵時白夷有善繪事者上海知縣黃冕得其所繪彼國朝儀圖以上則英國女主也子親見其圖說女上之婦曰博羅那同在西班序立凡大臣入朝律屈一膝以手繞女主之手而嘆之後見帝其所進圖說及西人紀載皆與是年冬義律回粵適琦相已至粵中尋奉命授兩廣總督于是定海之師既緩而粵東之怨以洩義

律此舉蓋兩得之計也

初定海告陷之疾置聞

奉上以邊畔之開燒烟質啟之時粵東奏報擊獲烟犯案至奉

殊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獲奸犯亦未能淨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无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何以對朕也欽此制使其摺請罪又附片請戴罪赴浙圖勦蓋謂該逆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于浙以粵省無可乘之隙故窮蹙而思他逞也原奏詳後維時義律既思以踞定海要天津之求又欲以去林督破粵東之局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八

自琦相受代粵浙兩省罷兵而義律乃得逞志于粵謬爲先戰後商之言而相國終不悟也踰年義律見香港不可驟得乃請繳還定海以易之伊相既得粵中咨會始遣員渡海收復並釋夷俘不數月間而羊城納賂之欸遂爲舟山拜賜之師君子是以惜制府之不用而粵浙之兩敵也附錄林文忠請戴罪赴浙圖勦片奏

再臣渥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爲我

皇上陳之查此次英夷所憾在粵而滋擾乃在于浙雖變

動若出于意外其窮蹙正在于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烟獲利之重每歲易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興復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于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土一斤祇賣洋錢一員是卽在該國孟阿刺等處所出之區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者或云以給僱資或云以充食用並聞其在洋外各埠貨船僱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計炮子火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亦可概見又夷人過冬以氈爲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言定海陰濕之氣病死者甚

中西紀事

卷之五

九

多大抵朔風戒嚴自必舍去舟山揚帆南竄各洋商之在粵省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亦各氣分不平均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夷現有進退維谷之勢能不內怯于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逞其桀驁肆其恫喝再生秘計冀得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耳俛伏臣前屢次體驗頗悉其情卽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更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苗民逆命無損于堯舜之教我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如鴉片之爲害甚于洪水猛獸卽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之驅除

聖人治惡懲奸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

無有以鴉片爲不必禁者若謂夷兵來浙係爲禁烟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于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內地猶癰疽之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烟者尙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疽內毒或可消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疽作痛不得不急爲抉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卽與潰膿無異然惟膿潰而後果其如法醫治托裡扶元待其膿盡之後自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十

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求消散萬一毒隨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

乾斷嚴明

天威震懾躉船二萬餘箱之呈繳係英夷義律遞稟求收有漢夷字原本可查並有夷紙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毀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各夷親看維時各夷來觀之人有寡爲數千言以紀其事者人抵謂

天朝法令足以服人心今夷書且載文諭外洋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一斤人卽正法貨船八官亦以漢夷字爲憑具結之後查驗他

國洋船皆已絕无鴉片惟英逆不遵法律且肆鴟張是以特奉

諭旨停其貿易未有浙洋之事或尙可以恩施今既攻陷城池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共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議者以爲內地船炮非外洋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不若設法羈縻不知夷情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失威不克卽恐患无已時且他國效尤更爲可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

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有游移之見也卽以船炮而論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卒辦而爲長久之計中西紀事 卷之五 十一

亦不可不先事預籌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到今粵海關已征銀三千餘萬收其利者必思預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造炮船則制夷亦可以裕如何至尙形棘手臣節次伏讀

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上內本外末不言有無洵足以昭垂奕曠但粵海關稅既比五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爲防夷之用從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堅似經費亦可酌籌卽裨益良非淺鮮臣干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更獻芻蕘惟事枘有裨于

國家雖頂踵捐糜亦復何敢自惜儻蒙

皇上格外天恩寬其一線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隨營効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隘口防堵嚴密察看現在情形該逆夷似无可乘之隙堪以仰慰

宸懷謹繕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按文忠此奏正值義律至天津遞書之時

成廟見該夷紛紛投訴率以燒烟爲詞不能無憾於當日辦理之過激然是時粵省晏然閩洋報捷正可合三省中西紀事 卷之五 十二

兵力爲一掎一角之師而義律之所慮者不在於浙而在於閩粵故必謀去林鄧而後定海之師可緩尤必先去文忠而後粵東之志可逞也據二十一年閩督顏伯燾所奏粵東夷務摺內稱上年八月該逆赴天津投遞呈詞不過藉緩定海之師耳琦善實其頭目二十餘人嬉笑怒罵隱忍受辱天津道陸建瀛數次請拘雷其人令其繳還定海琦善以爲書生之見云云予詢之當日天津之任事者謂義律以燒烟積不平形諸怨望至其嬉笑怒罵之語秘密不傳惟見當天津雷宴時夷酋箕踞推髻有舞洋鎗飛刀於坐上者相國爲之動色見則

義律撫事之請非干之也挾之也又裕制使咨會蘇撫  
文內言該逆之注意本在廣東前兩年廣東防守嚴密  
無計可施遂攻踞定海而其居心終不能忘情于廣東  
故又逞其奸計擇可欺者而欺之遂往赴天津直隸督  
院處遞詞乞撫並有中堂若赴廣東我們即可永遠和  
好之語督院不識兵機不知夷性墮其計中毅然以爲  
已任一到廣東接署部院即將兵船水勇概行撤去甚  
至責備副將不應在炮臺上施放號炮驚動夷人致令  
生氣此等謬妄情形可咤可恨云云予謂英人所憾在  
粵而棄疾於浙者粵堅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則堅者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十三

亦瑕觀於天津遞書林鄧被議琦相入粵虎門撤防則  
其視粵也如探囊而取物矣義律本無就撫之心特藉  
琦相以破粵東之局錡緘際而後爲先戰後商之大言  
以脅之雖欲不取烏可得哉

按定海之役浙撫奏參總兵懷諫撤守所謂懷諫者卽  
羅建功等所供欲撤水師入城以俟登岸防勦者也然  
當日守兵不多卽陸路亦非水師之長技就使登岸防  
勦亦未見遠能得手而總兵不受夷人信函督兵開炮  
非有心退避者可比至其受傷之重回至鎮海搭烏撫  
奏參後奉

旨收禁間卽據甯波府鄞縣知縣舒恭受以張朝發自被  
炮轟傷後日漸沈重飲食不進醫治無效于七月初五  
日戌刻身故該縣會同城守都司親往查看實係火毒  
內攻所致等因此據浙撫  
二大片與是總兵受傷身死相距二十  
餘日其爲力戰捐軀豪无疑義若羅建功王萬年等相  
率潰逃退至鎮海迨奉

旨查辦又值總兵已死無可對質狡供避就未可據爲信  
讞也至烏中丞在浙不能預防邊患授之以瑕咎無可  
諉而其不受夷人投遞之書未爲謬妄相國欲徇義律  
之請遂謂其墮下情于上達耳實則遺書之舉尙不失  
持之以正者歟

中西紀事

卷之五

十四

中西紀事卷之六

江上蹇曼

粵東要撫

二十年冬欽差大臣大學士琦善至粵奉

旨署兩廣總督義律自天津赴浙亦由浙回粵以相國撫  
議已定請撤沿海防衛許之時洋艘皆泊虎門外虎門為  
入省河之咽喉水師提督駐焉其在外之炮臺凡二曰沙  
角曰大角皆有防兵自十九年燒烟之後益增戍守凡官  
設之師船火船下至漁舟蛋戶快蟹扒龍悉排列口門內  
外至是裁減官艘酌留其三之一而招募之舵工水勇散  
中西紀事 卷之六

遣殆盡矣義律乘舟來往省會首索烟價繼又求給香港  
馬頭行文照會且趣相國回文以昭憑信相國以事關割  
地遷延不覆義律見兵勇漸撤虎門空虛數遣人挑戰相  
國亟傳諭止之義律曰戰而後商未為晚也十二月十五  
日英人糾約漢奸乘坐多船直逼虎門外之沙角炮臺三  
江副將陳連升督兵拒之初以地雷扛炮擊斃夷兵四百  
餘人援兵不至英人并力攻之遂奪炮臺陳連升及其子  
陳舉鵬千總張清鶴皆力戰死馬英人進攻大角炮臺守  
臺之千總黎志安受傷將炮位推落水中潰圍而出遂并  
奪大角悉取水炮位分兵戍守于時虎門危急水師提

督關天培守靖遠炮臺總兵李廷鈺守威遠炮臺遣弁告  
急于相國請增兵以固省城之門戶而相國仍執撫議不  
許提鎮固請乃密遣兵二百名乘夜暗渡不令義律知也  
義律挾兵以要相國照復之文因前此有戰後再商之語  
乃仍以索烟價香港為詞行文照會水師提督並脅以三  
日內回覆之限相國据以奏問其畧曰該逆不候回文輒  
行攻擊迫兩砲臺奪破後提臣請將該夷前次來文從權  
照覆藉以作緩兵之計庶可量為布置等因函致前來伏  
思此間水師兵械技藝廢弛已久經該夷猖獗之後益形  
氣餒為今之計總須設法先行止在夷船俾得并力籌辦  
中西紀事 卷之六

而該夷前日來文本有戰後再商之說臣以該夷續有所  
請其來文接收與否反屬兩難若如該提臣所稱將前日  
來文從權照復而今次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候  
照復此間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具報之  
書總應聽候回文何以輒先滋擾不若借此作為問詰之  
詞觀其是何意見再行登覆庶以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  
稟復文書既于  
國體無傷或仍可設法羈縻甫經備文去後復准提臣函  
稱十六日辰刻即被兩將虜我官兵何一魁釋放交其  
隨帶致該提臣文書一件經提臣發復發去隨又一書列

明請求各欵聲稱聽候于三日內照復等語隨代提臣具覆將文稿寄交繕發告以業經行文諮詢俟其登覆再辦現尙未据回報等因是時相國意在緩兵仍執撫議羈縻之迫兩炮臺奪破之奏至

上已簡授親臣宿將一意進勦義律亦偵知大兵將至所請不行踰年而粵東之衅復起

二十一年正月相國與義律相見于蓮花城定香港之約也初英人挾兵要撫數行文照會索香港甚力相國慮虎門失事伴許之而未敢入奏義律度香港未可驟得續請獻出沙角大角砲台並遣人赴浙繳還定海以易之又趣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三

相國回覆相國乃以出查砲位與義律訂期見焉義律凡兩見相國出其所定貿易章程及給予香港全島如澳門故事相國皆許之義律又請蓋用關防相國不可但傳言屬其安靜守候一面咨會伊相收復定海省釋夷俘一面据其照會來文附摺陳奏時

上方授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飭卽馳赴粵中勦辦適相國奏至大怒奉

上諭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一至于此該夷兩次在浙江粵東肆逆攻占縣城砲臺傷我鎮將大員荼毒生民驚擾郡邑大逆不道覆載難容元論繳還定海嶼

出炮臺之語不足深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復我疆土其被戕之官兵罹害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勦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卽馳赴廣東整我兵旅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通夷漢奸檻送京師盡法處治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聲明大義拒絕要求竟甘受其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

受夷書胆敢附摺呈遞代爲懇求是何居心且据稱同城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摺內阿精阿怡良等並未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著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是時義律自以香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四

港業經相國說明允給遂于該處擅出僞示曉諭居民指香港爲英之屬埠又行文照會大鵬營副將令其將內地營汛撤回副將照抄來文由提督咨會到粵粵撫怡良据以奏聞其畧言自琦善到粵以後如何辦理未經知會到臣忽聞外間傳說義律已在香港出有僞示遍令該處民人歸順彼國等語方謂傳聞未確讜惑人心隨据水師提臣轉据副將稟抄僞示移咨前來臣不勝駭異惟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相沿已久均歸中國之同知縣承管轄而議者猶以爲非計今該夷竟敢將

天朝士民占踞全島該處去虎門甚近片帆可到沿海各

州縣勢必刻刻防閑且此後內地犯法之徒必以此爲藏納之藪是地方旣因之不靖而法律亦有所不行更恐犬羊之性反復无常一有要求不遂之時必仍以非禮相向雖欲追悔從前其何可及伏思

聖慮周詳無遠不照何待臣鯁鯁過計但臣忽聞海疆要地外夷公然主掌並敢以

天朝百姓稱爲英國之民臣實不勝憤恨第一切駕馭機宜臣无從悉其顛末惟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

諭旨調集兵丁預備進勦並令琦善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爲辦理均經宣示臣等晤見時亦悉心稟請添募兵勇以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五

壯聲威固守虎門砲臺防堵八省要隘今英夷窺伺多端實有措手莫及之勢現旣見有夷文僞示不敢緘默謹照錄以聞奉

上諭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子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砲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在廣東通商並給子香港泊舟寄住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况此時並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卽令其公然占踞怡良所奏覽之甚勝憤恨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格外恩施且伊破人恐嚇奏報以官情形妄稱地理无要可

扼軍器无利可恃兵力不堅民情不固摘舉數端危言毀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卽革職拏問所有家產卽行查抄入官欽此維時將軍參贊已在途次連奉

廷寄令兼程赴粵而琦相仍以定海收復撫事可成遂續奏陳香港地勢及現在籌辦情形

上恐該將軍等到粵復踵權宜請撫之故轍當將琦善前後摺奏及兩次

硃批給交將軍等閱看復奉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六

粵會防並令奕山等兼程前進計已接奉遵行該將軍等到粵後務卽會集各路官兵一意進勦不可存一通商之見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少加寬縱又密飭將軍等訪查當日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旁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饋送之事逐一查明据實具奏等因當琦相上年之赴粵也 陛辭出都沿途諏訪通習夷語之人行至山東有東省維縣知縣招千庸者廣東人述有同鄉鮑鵬在署素通夷語遂由東撫推轂挈之至粵鮑鵬以前年在粵充夷館員辦與義律相識又以販烟土賺重利經粵督查辦私梟入之訪

擊案內鵬懼罪潛逃山東迨隨相國入粵數與義律往還  
所有請給香港退還定海之事皆鮑鵬居間來往作說客  
而相國以事關通夷特秘之中外藉藉語浸聞于  
上及二角之役

上決意主勦見相國始終欲爲義律乞恩以此益疑之而  
相國果以逆夷聞大兵將集意圖先事滋擾入奏遂有虎  
門之師

二月初六日英夷乘舟闖入虎門靖遠砲臺陷水師提督  
關天培死之時靖遠將軍奉

命赴粵尚在江西途次而參贊果勇侯楊芳自固原提督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七

任所先行甫入粵界

上以該逆有先事滋擾之信由六百里寄將軍等並將  
琦善原奏抄給閱看謂該逆退出定海勢必將在浙兵船  
歸并粵洋恃眾負隅儘力抗拒若我師兵力單弱遽行進  
勦恐有疎失方有旨飭令粵省廣州將軍巡撫等暫時協  
力防守以俟大兵之集詎義律偵知謀爲先發之制遂于  
是日駛駕火輪兵船直入虎門口內關天培督兵守護靖  
遠砲臺聞砲擊中夷舟一有頃英人以大幫連檣而進我  
營軍士眾寡不敵紛紛潰散提督中鎗自刎遂陷焉時威  
遠橫檔等處砲臺聞警自潰總兵李廷鈺副將劉大忠皆

敗走英師乘勝長驅直泊烏涌湖南鎮鎮總兵祥福拒戰  
不克與其戲下二將赴敵死之烏涌去省六十里會城震  
動是月十二日果勇侯楊芳到粵其時各路官兵尙未齊  
集而虎門內外之舟師悉被逆夷燒毀砲臺既失砲亦隨  
之果勇議以堵爲勦值二十四日英人將以舟師闖入省  
河經鳳皇岡官兵擊退不意長潮之際南風大起英人又  
添派兵船杉板共三十餘艘乘風擁至迭被官兵轟擊逆  
船恃其堅厚且行且拒日死深入飛炮火箭并力注攻果  
勇懼蹈虎門覆轍復議議鑿而彌利堅請欸之舟適至彌  
利堅者舊制通商之國來粵之貨船也以十九年秋冬間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八

八

停泊澳洋正查驗進口而停止英夷貿易之令下于是外  
洋各國應遵舊例駛赴黃埔開船卸貨者悉被英師船攔  
阻不能進口迭奉

上諭所有恭順之各國均准照常貿易值英夷犯順各國  
仍阻遏外洋不得入自虎門之役英師攻破烏涌卡座夷  
舟直達黃埔因而向准通商之彌利堅佛郎西及港脚等  
國貨船隨後進口欲援例呈請開船適鳳皇岡之役官兵  
相持英人狡逞于是彌利堅領事赴營稟訴呈請進埔開  
船兼爲英人緩頰大意謂該夷既經繳還定海不敢更有  
他求惟貿易一事係

天朝二百年來稠疊恩施不得不代懇法外施仁仍循舊制呈出義律所立筆據有不討別情惟求恩准照常貿易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口字樣又言英國貿易之夷人實未隨同滋事若貨船入口正可藉以制服師船等語果勇見省城危急亦欲藉此以作緩兵之計遂與粵撫聯銜奏請奉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窺省之役

四月英人以舟師橫亘省河謀攻粵也初琦相被逮

上赫然震怒趣令進兵而果勇侯楊芳時以勳臣宿將首先入粵義律爲之稍斂績因彌利堅呈請通商据情代奏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九

而義律索烟價香港之吠聲復作粵東省河自烏涌以內其迤東之要隘曰獵德曰二沙尾西南之要隘曰大黃滯皆有炮臺分兵駐守琦相問英人將入虎門層層撥撤意在專守省城而英兵已堵塞其上下游之路消息不通時請逆及參贊隆文皆已抵粵問計于林制使制使請先遣洋商設法購膠俾各夷船暫退稍遠仍將獵德大黃滯等處密運巨石催齊人夫乘夜填塞一面調撥重兵兩岸防守仍于岸上多備沙袋以爲礮砲之需然是時各隘口兵勇已撤所有前備之木椿石塊悉破英人陸續起去復以杉板小船往來游奕牽制多端大府計無所施惟嚴重閉

之令而英舟已銜尾抵城下矣初一日英人駛入火輪兵船先泊城外十三洋行河南官兵出而禦之殺傷皆相當我水師之被轟擊者損其三艘初二日英人調撥火輪船二分襲省西之泥城泥城者佛山鎮之要路北門之管寄焉協將岱昌與戴罪留營之劉大忠守之聞炮聲倉皇遠逝官兵皆望風而靡遂燒我師船六十餘號又乘勝回劫十三洋行修通怨也初三日英人分股登岸水陸交攻防兵皆潰焚毀城外民房火光燭天初五日英人攻四方炮臺臺據省城之後山俯瞰全城城中兇懼時有閩中新募之水勇初到入城督撫飛檄救援將軍阿精阿以省城緊要遣員持令箭截回四方炮臺遂陷焉維時軍民皆閉于城中不得出外援既絕英人距壘而攻之每夜輒以火箭火彈穿射城中軍民重足于是廣州府知府余葆純復請議撫而義律志在索烟價一百二十萬大府有難色越日砲子直穿入老城貢院前將軍以下皆懼乃遣余葆純出城見義律許以烟價之半時彌利堅商人有在城外者居間謀議遂定余葆純請令夷船退出虎門外而義律要以俟賂款清後將軍參贊撤兵退出城外然後起碇粵中官吏有從旁而怒髮決眦者然卒无以難也省中以初入日解嚴越二日英人始退出四方砲臺請逆慮傷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

國體乃捏稱初八日焚擊痛勦大挫其鋒續奏稱義律窮蹙乞撫求准照舊通商並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烟土甘結將所付六百萬作為追交商欠完案其六百萬之款由粵海及藩運兩庫給之仍以十五日將軍及隆參贊退駐會城外六十里之小金山英人乃陸續駛舟出虎門外是役也

上見夷情恭順姑准在該省通商而粵東節次焚勦之奏不過為在事員弁虛綴冒功張本

上亦知之不復深詰也

方撫事之定也粵東士民以大府無謀官兵不怯一時謗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一

議沸騰適英人以賂故撤去四方砲臺之兵肆掠于城外

初十日將入佛山鎮取路泥城過蕭關三元里里人因其

淫掠起憤譁然爭逐之于一時鳴金揭竿而起者聯絡

一百有三鄉不戒而集頃刻間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義

律預焉時夷眾不過千餘冒死抵拒被村眾擊斃兵目二

人夷黨二百餘人義律遣人突圍而出走告太守太守慮

敗撫議亟出城排解之鄉民漸解散義律乃得還回舟

中是時將軍參贊尚在省城兵勇未撤烟價未交有以為

事機之可乘者而余葆純乘夜徑出大府相率為掩耳盜

鈴之計傳聞當日余守出城彈壓寇率大府密諭並有文札可憑後因粵民交訴欲自行呈揭大府處之迫

該守告病歸仍加道銜督大府以此對稱之也王廉訪伯中謂其私自出城或譚言之抑其時廉訪實不知耳豈有城外人聲鼎沸而大府如木偶于是粵中清議尤集矢于者今以為掩耳盜鈴豈得其實

太守遂糾集一百三鄉之神士耆老噀血誓師語侵當事並以余葆純私放義律為通夷賣國之尤而太守自是不容于粵矣當上年林制使查辦烟案時余方在南雄州任內奉調至省實相與左右之至是以附和琦相不復自顧其矛盾遂奉命數與義律往還談論烟價香港之事及將軍參贊既至更為張大其腐鼠之嚇撫事已定卒以重賂完城靖遂為入之焚勦案內以旌其伐故粵東成敗之局夫已氏實始終之云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二

按撫事之局

成廟偶中于琦相先入之言不能無動迨舉事一不效輒幡然中悔授鉞誓師轉圜未為不速而其究也元戎逼脅于垂堂老將因循于拱慕于是粵東要撫之勢成而邊陲割地之議起矣當英夷垂涎澳門不可得乃役志于香港琦相亦知香港既給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炮流弊不可勝言一旦為義律要挾不能自持故其前後奏詞率多支離掩飾而與義律往返晤商事機秘密即据其刑部訊供亦恐多不實不盡之處今按相國被逮在刑部供稱到粵後該夷來討貿易馬頭商議未定即

攻擊大角沙角炮台琦善因救急無策佯允代表給與  
香港地方寄居該夷意在挾制即在彼假出偽示支搭  
帳房十二月內該夷欲交定海當即函致伊里布屬其  
帶兵前往收復並有該夷給與雷浙頭目信函附入封  
內由駙遞往本年正月初五日琦善赴虎門查勸師子  
洋而夷目義律求見以定海繳還欲求通商呈出所議  
章程數條多係貿易瑣務琦善以其多有窒礙當加指  
駁其時首府並將弁及洋商等均在該處伺候惟鮑鵬  
通曉夷語是以令其傳話十九日琦善復往虎門查看  
炮位至蛇頭灣地方義律又來求見懇給予香港全島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三

並擬寄居貿易各條款求為蓋用關防琦善未經允許  
二十八日該夷聞大兵將到勢必攻勦時思蠢動琦善  
見虎門危急著鮑鵬給與文書一件內稱如欲香港全  
島屬其安靜守候俟奏明後方可定議並面諭鮑鵬如  
夷情不順即將文書帶回鮑鵬見其情形凶惡未曾付  
給遂有二月初六日之事等語此其在粵查辦夷務之  
顛末也惟虎門不肯添兵半合失事是相國一重疑案  
据粵東抄傳少穆制使信函謂十五日打仗之後義律  
加用文書與提督並寄靜老三信限三日內回復否則  
再攻靜老連起數信與義律屬不合人知而逆夷聲稱

要事事全依方能歇手關李專弁請兵僅許密發二百  
名其差官來轅哭訴据云提鎮兩位在炮台相向而泣  
既無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斃云云然則二角既失以後  
虎門未失之前此中曲折情形豈非所謂知而使之為  
不仁不知而使之為不知持此以轉詰琦相恐亦無詞  
以解也至于義律兩次見面仍是要求入奏及關防照  
覆之文而索香港一節則當相國入粵之初已稱情而  
許之矣開門揖盜百喙奚辭聚鐵為山一錯難鑄何義  
律之智而琦相之愚也若夫城下之盟其失計在于彌  
人請款果勇入奏遂為義律之奸計所乘一誤再誤可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四

勝言哉

以上所記二角虎門之役多据邱抄察以琦相供詞之  
合者又核之粵撫參奏及將軍參贊在途次所奉前後  
上諭

廷寄更證以裕帥咨會蘇撫之文粵東抄傳林制使之信  
義律稱兵要撫之木末畧具于此至英夷窺省粵中議  
和則靖遠原奏無一微實語惟王廉訪信函得自目擊  
顏制使所奏多係確探今悉本之並附錄其原文于左  
以資異日史志家之攷證焉

附錄王廉訪

廷寄

致閩中曾方伯

信

再啟者粵省此番用兵所調各省之兵萬有七千不可謂不多各庫銀欸數百萬餉不可謂不足木料買自廣西火藥鎗炮解自江西安徽軍裝器械不可謂不備而卒至決裂潰敗一至于此實由當事既鮮有章程用兵復漫无紀律有筆墨之所不能言而又有所不敢言者此邦乃是下桑梓之地自必望信甚殷特就當日實在情形有不可解之事四有可惜之事機二有可爲痛哭者三爲足下陳之廣東設炮台以來大角沙角虎門三連橫橋烏漏獵德二沙尾以及省河各處皆爲要隘古人相度地利棋布星列一氣聯絡實今人所不能及夷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五

船之初至省河也固漢奸所引進實因我無備使然琦相來粵先存一不敢戰之心畏之如虎使早爲未雨綢繆斷不至此賊破虎門烏漏急撤獵德炮臺之兵賊至二沙尾急撤省河炮臺之兵以爲我不撤兵兵必爲彼所敗所以姑退收兵入城以爲講和地步不知省之有炮臺猶人家之有門戶也賊到門而門不開可乎開門揖盜百喙難辭迨臥榻之前已被賊人鼾睡乃猶歸咎於始事之人此不可解者也夷船之進內河其初並不知內地虛實用一二杉板小船載漢奸探水次第而入至我所載石沈船之處不見一將一兵以爲守禦故

得將木椿碎石陸續起去放心前進此無人之境非如八無人之境也城守時有拿獲漢奸多名訊知彼處每日有漢奸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我處探事終日誑報自相恐嚇者居多故兵船撤退之時望見夷船有擱淺數日不能動者或用小船起撥或用火輪船牽曳使平日有一二能事者探得實情用快蟹艇載水勇向其擱淺之船四面圍遶用火焚之非易事與乃彼有用心探水之人而我无認真探者彼能用漢奸作內間而我從未聞有一夷奸作外間者此不可解者二也更不可解者賊踞香港蓋帳棚百餘間出有偽示初一日據引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六

水探報所蓋帳棚忽拆去大半又據報夷眾紛紛上船凡夷船在獵德烏漏一帶二十餘隻火輪船數隻杉板船十餘隻云云弟早間行香時因于進見妄參未議以爲夷眾既由香港上船彼處現必空虛如能分兵一路暗襲其巢穴一面用重兵守泥城如省河打仗時可以出奇由花縣兜其後路縱未必全勝亦可牽制其師奈當事以書生之見无應者迨事敗之後薛歸咎於發令太早不知夷船已全數駛進虎門其意何在我不擊彼彼必擊我先發制人未爲不可特布置失當耳初一日打仗後夷船稍退以火輪船二直趨泥城泥城爲此門

咽喉亦爲佛山要路此重地也先是橫檔失守有參將劉大忠者兵敗而逃當事以殉難聞奉

旨賜卹嗣因其逃回始以受傷斃水得生爲解復派伊與某協岱昌同守此地岱昌從未身歷戎行一卑鄙無賴小人因係親信派充營伍日日以算口糧爭供應爲事因製辦火藥木料可以沾潤復資緣而往僱一小艇逍遙於其間距泥城水口僅里餘聞炮聲卽倉皇遁去至今未知作何區處又初五日賊逼炮臺兵將捲砲而走夷船揚帆至天字馬頭放空砲數聲亦皆遁去其實千把以上將官皆在城內不出是難以敢死大義責之兵丁也維時城門全閉五六七三日以來夜間賊入火箭火彈直打城中城外東西南三處火光燭天燒去民房千餘呼號之慘不堪言狀大帥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開門准進而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夫兵所以衛民今乃藉民以衛兵此不可解者四也義律住洋行十餘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數隻而已不難擒也伊亦豪無准備有時義律乘輪買物往來於市塵間此時如遣敢死之士數十人擒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屢次進言於富路輒以現在講和未可輕動是可謂宋襄仁義之師矣此可惜者一也初十日賊退出四方砲臺將取路泥城三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七

元里村衆因其淫掠憤極鳴鑼一時揭竿而起聯約一

百零三鄉男婦數千人圍之數重夷衆僅千餘冒死突圍而出共斃百餘人又斬兵目二人其餘受傷無數百姓雖有傷亡然人衆可恃愈擊愈多斯時我兵在城者萬餘齊參贊新到有生力軍五百名近在金山如其有令兩路齊出接應鄉民使其腹背受敵縱不克聚而殲旃當亦勦殺過半矣乃計不出此不知義律何時將余守請出屬其彈壓又不知何時余守私出城外爲夷人解和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姦一老婦人起衅雖人衆直烏合耳見官如此遂漸漸解散而夷衆乃得遁回舟中蓋逆夷自破虎門以來未有如此之受創者也事機之失至今扼腕夫逆夷滋事豈但漢奸引導實亦百姓使然蓋粵東自少翁查辦烟案以來禁興販杜走私未免操之過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販之莠民亦怨之當積重之餘以爲絕我衣食之源也故當逆夷蠢動之時群相附和此等蚩氓不畏王章何知國法反恐逆夷不勝鴉片不行則前轍不能復蹈而該逆又四布流言以爲與官爲仇絕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貪其利頑民受其愚雖督撫曉諭示以能擒逆夷者賞有差數月以來絕无成效及至賊破四方砲臺復淫掠不堪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八

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設使當時被圍不解遲之數日必有內應而開門迎賊者食毛踐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爲痛哭者矣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卽兵亦不自知其爲兵當粵中告警之時官民无不引領而望以爲某處調兵數千某處調兵數百指日雲集似此小醜跳梁不難卽日盪平恃以无恐乃夷衆未到以前只風聞路中有槍掠人財物者有毆傷差役者及到省兵不見將將不見兵紛擾喧呶全无紀律斯時心雖知其不可用而猶幸其不滋事也不料初五日後往往互鬥放手殺人教

中西紀事 卷之六

十九

場中死尸不知凡幾城中逃難之百姓或指爲漢奸或劫其財帛內外洶洶幾至激變尤可異者初二日夷兵槍奪十三洋行官兵雜入其中肩挑擔負遂有无數千百成群竟行遁去者點兵冊中從不聞清查一二及至沿途計要口糧竟有城外各處將逃兵數千重新應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爲詞當事者猶以衆兵追敵放賞試思追起敵人理應向前豈有迷路反走者今日之兵如是則異日可知一省之兵如是則天下可知

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輿言及此能无痛哭乎某以輕財無遠識然要好之心未嘗不矢謬夢寐自到貴省

于今四月乃竟有此際遇卽有時自盡其分所當爲並欲自効其力所能爲無如分淺言輕徒多掣肘提庫中之國帑惟有傷心豎城上之白旗能无指髮既承之于此地恐亦在衆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走之苦納手捫心能毋痛哭以上數事皆係實情無一虛誑雖屬貴省劫運使然實亦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二十

國家氣運所關所慮一蹶不振從此爲外邦所輕更恐无賴匪徒漸生心于內地側身四望天下能當重任者更有幾人欲著武功惟有慎選大將縱有小衅未可輕調重兵足下在同譜中未知鄙見有當否又福建水勇初五日進城適逆夷由陸路上四方砲台之時督撫持令箭飭令出城應敵無如將軍不開城門將其攔回而砲台從此不守亦一恨事

按廉訪是書閩督顏伯燾得而上之又照抄粵東民人誓詞二紙即三元逆夷僞文五件一并呈奏因言粵東辦理夷務全局攸關逆夷初無受撫之情何以言撫月內据廣東抄來逆夷僞文僞示及該省督撫節次知照種種情形決非苟命歸誠之象突山隆文已於四月十五日移駐離城六十里之小金山揚芳尚在城內齊慎亦已入城納餉之後无復亡羊補牢之計若謂賊以銀

竄而去必不再來苟且于目前又思彌縫于異日計亦左矣又言楊芳前于江西途次接奉參贊印信卽有以偏僻小港惟該逆屯集貨物之語南經到粵撫議又起是楊芳之與琦善其心思知慮固已如出一轍該二臣

叠經

聖諭訓飭猶敢復萌故智奕山隆文閱歷未深猶可諉爲不諳軍務楊芳老于疆場事機坐失咎復奚辭廣東以虎門爲門戶虎門一失全勢已去琦善弛備敞防開門揖盜而炮位守門之具盡被搜去否亦戕毀楊芳初到並不据實陳奏仰求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二十一

聖恩寬以時日鑄炮造船訓兵練勇俟奕山隆文到日謀定而與之戰一味胆大粗疎至于偵事是時奕山若再扶同粉飾

君門萬里何以釋

主上南顧之屢查香港爲商船駛進內洋必由之路其島曰洪香爐上有營汛居民並非偏僻小港可比旣破占踞不惟該夷船悉由其便卽我商船駛入內洋亦必遭其搜括聞已早露其漸我

朝統馭中外尺寸之土不可與人香港一島亦與定海何異卽使計日可復而船紛紛閃出等于游魂此事終

无了局啖虎狼以肉而欲止其搏噬必不能也又附片奏稱正在封摺聞又据探報廣東四月十五日一摺已奉

俞允初八日勝戰並懇

恩旨等因接閱之下不勝駭異四月初八日廣東業已傾敗罷戰安得復有勝戰卽初一日之戰亦只小勝旋即退散是所奏以痛勦乞撫欺欺

天聽大胆味良不料如此之甚臣實無任憂慮憤懣理合附片密陳等因然

上見夷情安帖方飭各路官兵調回歸伍而福建有新募

中西紀事

卷之六

二十二

之水勇八千亦以粵中就撫散遣殆盡不兩月而廈門失守矣靖逆但以六百萬了粵東之局而不能禁其不犯閩浙是直以六百萬供其入閩入浙之資欲其無得隴而望蜀也豈可得哉

中西紀事卷之七

江上塞雙

閩浙再犯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英夷將犯浙以舟師取道過閩洋遂  
襲廈門陷之廈門當福建泉州之海口興泉永道治焉時  
顏伯燾任閩浙總督因粵東之役奏請移節入廈門增兵  
戍守撫事既成接據泉州及興化各澳洋面探報夷船游  
奕停泊或三四艘或八九艘無虛日方督修船炮預備出  
洋攻擊見粵東夷務附片奏中而英舟大幫已泊廈門外之鼓浪嶼  
口當上年之犯廈也為鄧制使新募之水勇所敗至是欲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一

修前忽故聲言犯浙將以乘閩中之不備而攻之是月初  
九日英人駛駕火輪兵船八港制使調集水陸各兵禦于  
嶼口開炮擊沈其火輪船一兵船五俄而英舟直撲口內  
炮臺舍舟登岸先犯陸軍陸軍潰金門鎮總兵江繼芸槍  
護炮臺不及被夷砲轟擊落水死延平副將凌志署准口  
都司王世俊皆力戰殉焉是時我水師瞭西洋船大幫連  
檣內進皆游漏而逸興泉水道劉耀椿及廈門同知顧教  
忠皆先後走廈門遂陷制使收集遺兵退守同安英人方

謀還志于浙路廈未久即全數駁出鼓浪嶼

人在廈門肆掠石鄉民陳氏與之投使夷眾五千我兵百夷用車炮民川掃拾以一帽十夷死死者以百計傷者

以千計陳氏之死者三人傷者十二人耳是以不敢久駐廈門而退屯鼓浪嶼也蓋英夷本欲犯浙又方受大傷是以全數八月制使督兵至廈門海口肅清商民復業遂以  
取後奏聞並自請嚴議奉

上諭逆夷沿海滋擾廈門尤其垂涎之地該督駐紮半年  
之久不能先事預防以致倉卒失事本屬咎无可逭姑念  
夷人乘突而來弁兵奮力抵拒沈擊夷船六隻此時業已  
收回著從寬免其治罪仍交部嚴加議處欽此興泉永道  
劉耀椿係專防廈門大員因失守之後奔赴大營隨同大  
兵入廈收復制使以其功過相抵奏請革職畱任  
上賈其罪亦許之是役也制使非無先事之備而為粵東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二

撫事所誤遲將所募之水勇八千漫然散遣未暇擇其精  
銳撥補水師以及於敗然當其陳奏夷務力排撫局憤懣  
填膺方自任專閩討賊之權以作天下同仇之氣初不意  
甫獲其鋒而固已情見勢屈暮氣乘之是則才弱賊強者  
也

上亦知愛降非策擇將為難故於諸臣之功罪是非不欲  
顯為別白而制使以喪師辱國悵悵告歸踰年和議成而  
廈門竟不返矣

八月英夷再犯浙之定海當義律之繳還定海也伊相在

浙接奉粵東咨會遣員收復奏聞奉

上諭伊里布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屢次奏報始以兵炮未集藉詞緩攻繼以接得繳還定海之札卽信以爲眞已有旨令其折回本任命裕謙馳赴浙江作爲欽差大臣會同提督余步雲迅速勦辦欽此方制使接署兩江總督聞伊相在浙逗留不敢進兵心弗善也至是以欽差專任浙事上書主勦並以義律心懷巨測繳還定海之說恐售其欺請飭壽春鎮標官兵仍行前進奉

上諭所奏極是逆夷攻踞定海之後姦淫搶掠荼毒生靈凡我士民志切同仇人思敵愾裕謙此次赴浙以順討逆以主逐客以衆擊寡必當一鼓作氣聚而殲旃朕佇望該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三

大臣迅奏膚功懋膺上賞欽此維時定海鎮海等處尙有洋船四出游奕制帥遣兵節次焚勦並誅其官船之夷目一人初英將踞定海虐使定民用法嚴酷殺人者先以刀割裂其皮納入水銀周身灌注遂活剝而懸焉制帥既獲其會令如其法誅之又夷人之死於定海者令軍民掘其尸而焚之通衢事浸聞於粵粵東撫專方定乃起報復之謠以圖犯浙然是時夷船方退出虎門靖逆將軍痛勦之撫之奏至

上見夷情恭順方飭制帥將寶山鎮海等處調防之官兵體察形情酌量裁撤而制帥接得粵中咨會以英夷在粵

聲言將移兵入浙報剝皮掘尸之恨現傳聞有新到之兵船火船一俟齊備卽赴浙江咨飭嚴防等因前來時值南風司令正海洋潮汐旺盛之時制帥方次嘉興乃奏請于六月二十九日統領前此奏帶來浙之江甯駐防八旗勁旅並徐州鎮標精兵五百名由嘉興起行前赴鎮海會同提臣余步雲撫臣劉韻珂體察情形相機籌辦又言該夷以通商爲名而通商有一定馬頭奕山等既爲顯懇天恩自當籌及全局與之要約堅定爲一勞永逸之計斷無僅令其退出虎門仍復滋擾他省之理現既聞有赴浙之謠何以不向該夷詰問明白轉行咨飭嚴防以致沿海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四

各省謠傳不一風謠日甚不但各省調防之官兵未便請撤卽居民人等亦皆同仇敵愾舍其本業而荷戈以待實于

國計民生兩有關係應請

旨飭下靖逆將軍奕山等向該逆嚴行詰問究竟是否誠心乞撫抑仍是得步進步之故智使各省有所遵循臣不勝翹悚待

命之至其時英人赴浙之謠雖傳播粵中而靖逆以撫事方定諱不上聞遂復奉

廷寄謂該夷赴浙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且果別

有思逞斷無先將傳播逗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將江  
浙調防官兵酌量裁撤不必爲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  
等因由六百里諭知詎制帥甫抵鎮海而廈門告陷之疾  
雷已聞于是飛檄定海總兵葛雲飛會同處州鎮總兵鄭  
國鴻安徽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統各鎮兵五千前赴定海  
扼其內犯之路英夷果于是月十二日漢鼎查郭士利等  
統帶大小火輪兵船二十九艘再犯定海初以四舟駛進  
竹山門被葛雲飛等開炮轟擊斷其頭船大桅旋即竄去  
十四日英兵由竹山嘴登岸鄭國鴻等督兵抵禦殺傷相  
當會連日陰雨轉戰泥淖中援兵不至士卒漸疲十七日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五

英人分三路進攻以小舟渡兵登山撤舟死戰首陷曉空  
嶺王錫朋中鎗死壽鎮一營遂潰焉有頃竹山門潰鄭  
國鴻死之時葛雲飛守近城以扼道頭街之市學軍巷  
戰被敵人揮刀削其半面猶持矛手殺數人植立于崖石  
間而斃是役也三鎮血戰七晝夜連以扛銃扛砲前後殲  
夷兵千餘又擒其二帥斬之傳言二帥者或謂在安文德也指西謂歐陽曲查已死即指  
是惟定海無險可守所馮者不過三面之山寇踰山而入  
勢遂不支兵不過五千備多而力分山高而守勞是其所  
以敗也三鎮陣亡

上謂其以四千殘師當二萬巨寇惋惜久之均

飭部從優議卹惟署定海同知舒恭受者初以從三鎮殉  
難奏請

賜卹在案其後逃避八省浙撫以鳧水遇救代爲開脫並  
請隨營効力與粵東之劉大忠先後同揆矣

英人既破定海踞城數日統其得勝之舟師自蛟門島進  
攻鎮海時制帥駐師城內分濠甯波提督余步雲守招寶  
山江蘇振山鎮總兵謝朝恩守金鷄山鎮海以笠山爲外  
障以招寶山爲內屏山之上有利遠城前明所築以禦倭  
寇者制帥以余步雲爲宿將故以當關之責任之而別遣  
謝朝恩守金鷄嶺與爲犄角初不意賊自山後來而提督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六

之先潰也初定海告急制帥自東門城上瞭見提軍所守  
之招寶山上懸挂白旂心竊訝之乃擇日誓師于 關帝  
天后之神與各營將士約毋得以退守爲詞離卻縣城  
一步亦毋得以保全民命爲詞收受夷人片紙如有不用  
命者明正典刑困遭神殛刑牲醴酒示無轉念提軍微聞  
其事值誓師之日遂以膺疾辭不赴行禮制帥祭畢回營  
愀然不樂語其僚幕曰夷人戰則尚紅和則尚白子見提  
軍張白旂于山上故以誓師之舉視其向背今其情可觀  
矣八月二十六日英夷舟泊鎮海制帥方援枹鼓厲士余  
步雲果詣城上請遣外委陳志剛赴夷船誓示羈縻制帥

不許有頃英人舍舟登岸攻招寶山旋于山之後面以小舟載兵由石洞攀援而登官兵腹背受敵威遠城失守英人復分兵攻金鷄山亦繞出山後兩路夾攻總兵謝朝恩拒戰不克被砲轟擊落水死兩山既陷督營官兵望風自潰維時制帥家人遙見賊自北門入制帥由東門奔赴學宮趨前護視中途遇一弁跟踉號泣呼曰元帥投泮池殉難矣家人急至率潰勇梟水搶救以小轎扛護出城行至餘姚而卒時提軍已不知去向甯紹臺道鹿澤長逃入慈谿詭稱入城河殉難昏迷之際被兵勇曳救以小舟護送入慈而鎮海之文武員弁皆棄城走惟縣丞李向陽死之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七

甯波去鎮海六十里忽聞提軍回署一郡大驚又探報有外洋杉板船隻來至邵港探量水勢于是郡中自知府郤廷彩以下皆覓小舟奔上虞而提軍亦單騎自南門出居民遷避一空二十九日英人以大小兵船八艘直泊郡城靈橋門下連開大砲虛無人聲因率夷眾舍舟登岸城門洞開遂不血刃而陷焉夷酋郭士利首先入城踞居府署出示安民始稍稍不至者惟甯東大郡半月之間三城連失而慈谿亦以寇氛逼近官民棄城不守浙撫聞變亟檄飭前任福建臬司鄭祖琛督兵雷曹娥江而守防紹實防省也裕帥之幕屬家人自餘姚舟次與戶前進九月初一

日自蕭山西興埧渡江浙撫劉碩珂迎入杭城始備棺衾殯于地藏菴越日歸其櫬于京師具其事以聞而諱言提臣擁兵不救之顛末厥後制帥之家人余升控于都察院奏聞

上飭逮余步雲入都寘之法裕帥死事既雪奉

旨照陣亡例從優議卹

子諡靖節惟金鷄嶺殉難之總兵謝朝恩求遺骸不得褒忠之典闕焉

四明之既陷也浙撫告急于京師

上簡授奕經爲揚威將軍特依順文蔚爲參贊大臣又飭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卷之七

八

調陝甘兵二千赴浙進勦將軍以是年冬月抵蘇館于滄浪亭浙撫專任西路之防自江以東坐待大軍籌之帷幄立功反掌時有以專閫太遠爲言者而蘇門夙稱繁華都會供帳之隆聲色之悅將軍頗便之于是驛置偵探千里待報又多寄耳目于蘇浙最久之州縣以密謀制勝外人弗聞也時英人踞甯波又分兵守鎮海定海等處東至大洋聲勢連綿浙撫畫江而守紹興東逼慈谿求援日急而將軍以兵力太單抵蘇之後復遣人赴淮徐聞招募山東江蘇義勇先後來營謀之三月未嘗一誓師而東有前任安徽泗州知州張應雲者請以計取之謂夷船自八內地

以來率漢奸爲之嚮導故所過城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然不過啗之以利非有恩義之結足以令其効死今四明當水深火熱之時紳民靡不延頸望大兵早到而漢奸多其鄉人誠得若輩傳將軍令以重賞招撫之使其皆爲我用我兵攻城先期預伏城中內外相應此兵法所謂因間也將軍參贊皆以爲然乃統兵自蘇起節行過杭州不少畱踰年悉眾渡江而多魚漏師之變起矣

二十二年正月大兵次紹興府時將軍贊參議同日分襲甯波鎮海以牽制援應之賊知州張應雲先期與甯鎮紳士約令投夷之漢奸分伏各處以爲大軍內應慈谿城邑

中西紀事 卷之七

九

已空夷人聞大兵將至悉退守甯波張應雲請刻日渡曹娥江先據慈谿以爲戰地將軍乃下令移營進發是月二十三日揚威親統大兵駐慈谿東門外即日分派總兵段承福以一軍直指甯波游擊劉天保以一軍直指鎮海參贊文蔚統大營兵駐長谿嶺金華協副將朱貴統陝甘兵駐西門外之大寶山以爲中路聲援又飭張應雲率所募鄉勇一千五百人駐甯鎮交界之駱駝橋以爲南北兩軍策應北調南攻均約以是月之晦同時舉事俄而師期漏洩應募之漢奸有陰爲夷人作間謀者該夷知之反令漢奸設計句結駱駝橋之鄉勇倒戈相向一時南北兩軍見

事急先期進剿遂以二十八日分襲甯波鎮海皆不克越日駱駝橋之鄉勇中夜自驚悉奔入大寶山副將朱貴方擬收集以圖進攻而英人已爲先發之制遂合甯鎮兩路之兵長驅深入二月初四日英兵由小西垵登岸過夾田橋清道觀循慈谿東門繞過北門來攻大寶山朱貴麾兵首發扛銃自辰至未擊斃夷兵數百人俄英人增兵自丈亭來由散阪橋登岸襲大寶山之後路我軍前後受敵忽鄉勇隊伍亂反拒官兵或直逼于前或暗襲于後或橫衝其旁官兵不能支有頃各營帳房火起兵勇迷亂副將待長谿大營之援不至怒馬赴敵死焉時參贊文蔚在嶺上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

聞敗方欲移營退守突于昏黑之際有漢奸數百人假充難民潰勇奔投大營官兵下山避之行未數里遙見嶺上火起所有營盤帳房悉被漢奸焚燬烟燄蔽天參贊奔回曹江收集潰兵退保紹城揚威自東關聞變已先時率護從兵丁走是役也兩營挫衄喪其軍資器械殆盡夷兵漢奸追奔數十里大軍爲之奪氣將軍雷參贊守紹輕舟回省浙撫詢其致敗之由遂以大兵慈谿失利事勢危急八奏又條陳十可慮請操

乾斷又附片奏請伊相來浙于是擬議復起二月十七日

上授者英爲杭州將軍又

賞給伊里布七品銜隨同赴浙因劉韻珂之請也維時英人以慈谿之捷欲違志于浙西而偵知省城尖山海日潮落沙淤舟行多窒遂思仍由海道以窺西路三月二十六日英師忽退出甯波分撥大小船隻專守鎮海招寶山之要口其大隊火輪兵船悉由定海駛出大洋浙撫初遣人偵之不知其所往也將軍聞之遂以大兵收復甯波奏聞未幾夷船遊奕於江蘇之金山洋面吳淞戒嚴而英人謀進窺禾中以牽制江浙兩省遂轉入嘉興之乍浦乍浦濱於大洋爲兩省之咽喉額設副都統一駐焉時杭嘉湖道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一

二十日卒其駐防左右營佐領防禦官陣亡者七人乍浦水師右營把總韓大榮守觀山力戰死知縣署乍浦同知章逢甲率勇沿塘防堵中炮傷左脅越日死其他駐防及本鎮士民婦女或被戕或赴水死者百餘人蓋變起倉卒遷避不及浙省自被兵以來民人塗炭未有酷於是役者也時杭州將軍及伊相奉

命先後來浙浙撫見勦辦不能得手又續奉相機籌辦之密諭遂與將軍謀趣伊相至乍浦設法退兵值副都統因傷開缺奉

旨授伊里布爲乍浦副都統英夷踞乍數日揚言進攻嘉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二 與伊相至仍遣家人張喜上夷船見郭士利告以撫事有成令其先將船隻駛赴大洋先是乍浦接仗我軍生擒夷人十六名械送嘉興獄中郭士利索之急伊相許俟船退即查明遣人護送至鎮海交還英人如約遂以乍浦收復奏聞中外解嚴浙之東西稍稍休息然是役也英人本欲進窺蘇松撫事將定仍思挾兵以要之伊相遷延不圖速決浙撫亦自顧門戶苟安目前未幾而入江之患起矣 按鎮海之地明人刻石于威遠城上以爲平倭第一關蓋浙省之咽喉而東南之一大門戶也定海之役三鎮血戰數日殲夷衆千餘以守則嚴以戰則力而浙東卒

不能保魏默深言舟山一嶼以險則非門戶以富則非

沃壤以大則僅彈丸明湯和經理沿海並未收入內地

原注明之定海卽今之蛟海康熙間始移定海于舟山而改舊衛更名鎮海順治八年議政

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棄地守亦無益其令副都統

率駐防旗兵回京此皆開國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

前皆棄化外蓋城偏海濱船抵城外炮及城內迥非臺

灣崇明之比乃甯波瀕海連岸之南田山墾成沃壤者

反禁不許開而以重兵守孤懸之島轉使外夷得以挾

制此地利之不得者計維棄定海而移其兵民於南田

嚴守甯波伴退鎮海招寶山以誘入之而後于甬江下

游狹港塞其去路乘風火攻者爲上策專守鎮海不使

入者爲中策分守定海則下策也然則三鎮以敢死之

將而位置于必不可守之城豈非以隋侯之珠而彈千

仞之鵠哉若使裕帥當日權其輕重奏請以定海爲外

藩而瀛師以張之使其旣得定海必謀深入斯時以重

兵守蛟門島而招寶金雞爲犄角之勢則此五千士卒

之精銳三鎮同心之忠勇縱未必能制其死命而門庭

堂奧之間亦可決然無慮且夷人亦未敢輕身試于不

測之淵而自取其敗所謂未戰而得算多也昔人言明  
智審量彼已乃能預有所割棄情裕帥當日未識以棄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三

爲守徒令三欽以有用之才寘之無用之地力竭捐軀  
而無裨于國事豈獨將將之難抑亦  
國家用人之厄運也

裕帥初殉難時人言嘖嘖頗有異詞然其投一萍池昏

迷救出行至餘姚舟中正命時夷人方以重賞購制帥

尸遂兼程輿尸前進其渡江月日及杭城官吏視其殯

斂具見浙撫原奏中至其誓師一事及余提督擁兵不

救之顛末其家人控詞未之見也後得見欵程梓廷制

使所撰節帥殉難紀畧云得自節帥患難與共之記室

敘述頗詳今多据之原文具後卷自英夷犯定海裕帥

謂其犯兵家之忌者八上書主勦雖未免言過其實而

一腔熱血報國拳拳至其身任欽差大臣子閱其前後

章奏及來往咨會之文古誼忠肝勃然義形於色若夫

用兵之成敗利鈍非可逆視矧以今日沿承平之積習

文弛武玩一旦禍幾猝發而欲責堙河于一掌倚支厦

于獨木雖知者亦知其難也

國家舊制提督隅坐有事屬靈韃從制府取進止況以欽

差大臣統屬文武而令不行於提臣觀其白旂預懸攜

貳之情已見祭告稱疾跋扈之形已成律以軍法則穢  
甘之斬莊賈未爲過當卽不然亦當如魏絳之於揚于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四

戮其麾下之一人以徇于軍中卽諸將弁皆股栗自致于死地乃慮以閱牆召岬不欲訟言輒怛怛不自得至于事之既償而自以其身殉之亦可哀已而論者謂其以剛取敗比之子玉趙括一輩不亦冤哉

慈谿漏師之本末据浙撫十可慮原奏前段語惟奏內不及朱副戎殉難事蓋甫接探報未經確查復據吳侍郎鍾駿所撰朱副戎廟碑增入之碑內所記與浙撫原奏悉符而浙撫奏內所稱城外接仗失利者核其月日卽指西門大寶山之戰也大寶山之創夷足與舟山吳淞稱鼎峙蓋其時陝甘勁兵淮楚義旅皆摩厲以須奮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五

欲一戰而副戎以忠義相激奮力同心若使將軍不募本地之鄉勇不貪三城之收復謀定而後戰則大寶山一營正兵法所謂疾趨戰地以待敵也夷人守甯鎮之不暇豈敢反攻番性多疑見大兵逼處各有戒心亦可不攻而自退

夷人以三月退甯未必不可因大寶山一戰若堅守以待以圖進取其退必

是則將軍此舉本非得算之籌何況機事之洩哉至其謀用間謀招募敵人任用之漢奸作爲內應反沒其謀以致三城不克兵勇轉多傷亡据其奏中稱將軍回省面述之詞必非有意羅織又言將軍等密籌數月一切布置區處悉從隱秘臣在任封圻尚不能深悉違問

其他等語度彼時將軍在蘇計已先定函知浙省又恐傳播漏洩是以概從隱秘似亦非浙撫誘過之詞惟浙撫所陳十可慮雖係實情然亦與琦相所稱地理无要可扼軍器无利可恃兵力不堅民情不固等語同一危言要挾故其附片奏請伊相來浙卽爲異日請撫之張本推其用心見慈谿失利紹興危甚而省城一江之隔有實偏處此之虞故爲此以救眉睫之禍中丞於是爲不終矣

奕將軍之收復甯波据其原奏稱大兵進攻甯郡逆夷畏逼竄退現在派員收復又續奏乘機暗襲鎮海情形極意鋪張蓋其時間乍浦已定粵議欲襲靖逆在粵中痛勦乞撫之故智也今据浙撫收彼原奏爲得其實原奏稱該逆之退或因甯郡已被搜掘空虛无可留戀或恐兵勇暗襲潛殺不敢久留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六

此語已足爲據惟該逆並未受創忽爾退出甯郡難保其不分竄他處冀圖一逞等因又稱該夷于二十六日鼓樂前導而出城查揚威奏稱收復甯波卽在是日焉有大軍直薄城下而夷人仍復好整以暇鼓樂前導而出城者

上亦知將軍藉收復爲名以自掩其半年來一籌莫展之咎亦不復深詰也至其續奏焚燒鎮海夷船尤非盡信

之書不足爲據又浙撫奏內言該夷在甯郡向居民逼  
索浙省十一府志書及黃河揚子江地圖則當乍浦既  
退焉有不防其潛入江蘇而但以退浙省地面爲計之  
得此與楊嗣昌之縱楚賊以入蜀者何異哉

附錄廖侍郎鴻基參劾廈門道原奏

爲道員新升臬司請

旨申論以釋群疑事臣近讀

上諭四川按察使著劉耀椿補授欽此查劉耀椿山東進  
士現任福建興泉永道駐劄廈門上年廈門失守卽係  
伊任內之事既不殉節又未黜謫已屬僥幸苟免茲復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七

晉授臬司外議頗多臣愚亦不尤駭異伏思我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賞功罰罪一秉大公何獨于廈門失  
守之劉耀椿轉加

恩擢或其人才甚屬難得略前愆而期後效如秦用孟  
明之意非他人所可比方抑或查明廈門失守全係顏  
伯憲一人之罪伊無須分任其咎亦祈

特旨明白宣示以釋群疑否則該道員忝冒升階未愜眾

望事件猶小誠恐統兵之將帥守土之官吏誤會

聖意謂失守廈門如劉耀椿者不特免罪更可升官將來

更有何人爲

國家守城捍禦寇敵乎此其所關于

國事軍心者最巨臣于劉耀椿素無識認誠以夷務方殷  
賞罰勸懲爲行兵之首不得不披瀝愚忱冒昧密陳是  
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按此奏當奉

上諭劉耀椿上年失守廈門經該督奏請嚴加議處維時  
因閩浙兩省失守官員尙多未據奏到是以未經降旨  
懲辦所有福建浙江及江蘇三省失守城池各員著該  
督撫迅速查明參奏毋得再有遲延遺漏劉耀椿既有

中西紀事

卷之七

十八

應得處分自未便遽加升擢著以道員留于福建交怡  
良差遣委用仍著入于應議各案內一體核辦欽此查  
自廈門陷後寇擾浙省則定海之舒恭受鎮海之甯紹  
臺道鹿澤長甯波之知府鄧廷彩均經浙撫奏請隨營  
効力迨該夷入犯大江則江蘇各官吏無不紛紛效尤  
自侍郎奏後始將各省失守之文武員弁次第查辦然  
自余步雲外其餘概從未減重者僅予遣戍遂無不及  
于

電政矣

江上塞隻

江上議款

道光二十一年夏五月英夷以舟師犯江蘇寶山縣之吳淞口謀入江也時陳化成任松江提督督兵創夷人于海塘之東兩江總督牛鑑掣援兵走吳淞遂陷軍門力戰死之初軍門自福建廈門改調松江於二十年夏蒞任提督駐劄松江甫六日而定海報至遂督本營兵馳赴吳淞口相度形勢建行營於海塘高岸上設帳房居其中寶山大令諒入城不許及請築館於炮臺之左右亦不許是時伊

中西紀事 卷之八

相方奉

命為欽差大臣裕帥以蘇撫攝兩江制篆聞有夷船遊奕寶山洋面即日馳駟前往至則被軍門轟擊遠竄矣隨具摺奏稱七月間有大夷船三隻在洋遊奕內有一艘闖入內洋經提臣陳化成督率弁兵開炮轟擊及其船尾該船旋即轉帆開放兩炮不能及我塘岸駛向東南深水大洋須臾不見蹤影因該夷船來去詭譎時已傍晚未經窮追洵屬老成持重之見又言提臣陳化成不避風雨寒熱住居白單布帳房與士卒同甘苦已將五月號令嚴明軍民恪遵紀律等因蓋以長城倚之也軍門自此專閩海口昕

一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二

夕旁皇未嘗離行營一步上年秋廈門舟山告警軍門以寶山東南為吳淞黃浦二江交匯入海之口實為上海崇明管鑰於是激厲將士拊循軍民冬則踏雪巡營夏則海潮作時帳房水深尺許未嘗一移營就燥地躬習勞苦以為士卒先本年四月乍浦失守江浙騷動軍門嚴為之備飛咨制府請益兵時牛督駐師上海有河南徐州江甯兵三千藤牌八百軍門益恃以無恐是月初六七等日有夷船火輪四由外洋一路深水而入牛督方自滬來見其連檣內進鎗炮相接其檣帆高出塘上丈餘輪烟蔽天牛督驚疑束手軍門亟慰藉曰無恐外洋所恃不過鎗炮某經歷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炮彈中入死出生者數數矣今日火攻頗有把握願以身當之苟得挫其鋒撝兵一鼓而進賊不足平也牛督意稍定初八日英舟掛陣而入軍門麾令開炮首擊沉其火藥巨艦一又中其頭鼻頭桅之兵船三共斃夷兵三百餘人英兵勢却繞出小沙背適牛督統兵來教場提營將士皆懽呼踊躍戰益奮須臾英舟自檣頭瞭見制府乘輿在教場後乃以飛砲注攻逐其左右隊而擊之徐州兵先潰河南參將陳平川遂以藤牌八百擁制府回城牛督亟棄冠靴雜軍校而走一卒坐乘輿易之英夷遂由東炮臺登岸繞而西時守備章印福等守西炮

臺方戰不克死之軍門見軍無後援撫膺頓足嘆曰垂成之功敗於一旦制使殺我矣遂中鉛子傷噴血死夷兵乘勝入寶山牛督已自西門逸出有頃火起西炮臺存儲火藥悉被焚燒寶山遂陷英夷入城各船轟斃之兵憤甚乃驅本地壯丁爲之搬運財物下船之後悉虜之以充斃夷之數上海距寶山八十里聞變自監司以下皆覓舟遠遁商民遷徙城邑已空英師舟泊新閘登岸選北門而入遂不戰而陷焉惟尤提軍渤統壽眷鎮兵二千守松江英師方自上海進攻官兵并力抵禦放炮相持二日而退中流砥柱賴此一軍而一時論者獨惜吳淞之戰功虧一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三

黃牛督掣提臣之肘而不知已自斷其右臂遂以釀京口白門之厲階則其罪蓋浮于余步雲矣軍門之死有武進士劉國標者負其尸匿蘆葦中越十日嘉定大令練廷璜求得之遣人舁至嚶城殯於關帝廟嚶人爭詣哭奠繪遺像祀之事聞得

旨賜諡忠愍

六月英夷欲由海入江先自上海駕杉板小舟擾及無錫之邊界及江陰靖江等縣鄉民聚眾逐之不勝去遂自福山放洋游奕於圖山關外關爲由海八大江之口先期有鎮江紳士請於常鎮通海道周頊以圖山江面險隘一水

中泓兩岸設防火攻足以及之周乃親詣圖山相度形勢紳士偕往爲指陳堵截守禦事宜需費數萬觀察周歷海口笑曰挺而走險彼必不來來則俟其擱淺而圖之虜在吾毅中矣糜數萬金以設萬一之防誰其任之時當盛夏海洋潮汐旺盛之時又值南風司令英舟揚帆乘潮而入是月十四日英夷火輪兵船悉抵鎮江城外至則登岸滋擾參贊大臣齊慎湖比提督劉允孝督兵禦於城外見兵力不支退守距郡四十五里之新豐地方外援既斷英師距埋攻城城中惟駐防一軍差完副都統海齡率以死守攻之二日不克夷人乃以火箭射入城中延燒近城房屋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四

火光燭天遂乘間架雲梯入城先開城門城中居民紛紛逃出乃以兵攻駐防殺旗民無算副都統闔戶自焚擊全家殉焉是役也官兵內外數千人不戰而潰常鎮道周頊及鎮江府知府祥麟丹徒縣知縣錢燕桂先後棄城走其駐防之民夷人積恨無男婦少長皆屠之驅群羊而攻猛虎其不格明矣京口既潰瓜儀一帶之鹽梟乘間劫掠夷艘來往游奕擊而焚其船居民望見烽火弗辨也僉以維揚居天下膏腴之地又當其下游順風揚帆半日可到淮之場運兩商尤岌岌抱垂堂之懼時有漢奸之謀者在揚謂可乘危以徵利也乃揚言英人戒師期將因糧於揚以

規取江甯非速備贖城以求免者禍且且夕至贖城者夷人挾兵索賂之口號也商人聞警將謀盡室行適有在揚城開張書畫館之江壽民者素善於淮商之門下客顏某請身至京口調之謀者以告馬利遜呼之入索賂款六十萬江壽民請減其半馬方欲疾趨江甯意不在揚而獲備來之利許之歸以告商人而淮商皆中落咄嗟無以辦具白於薩使但明倫但不可商人曰納賂以行成不猶愈於彌綈而藉寇乎但喇暗無以應乃作為商人提借之款飭總商具領事後歸償即日交顏某偕江壽民致送京口遂以紓禍道白門撫議定後在於本年所付之六百萬內割

中西紀事 卷之八

五

扣礙使商人浸浸置身局外矣

是月之下旬英夷濮鼎查馬利遜等自鎮江駛駕火輪兵船八十餘艘連檣上溯自觀音門至江甯比河外之下關傳烽舉火照徹城中時牛督方自上海回沿江告警一日數驚然不謀江上之守惟引領東望日遣人探欵使起居而首帥方自浙西起節伊相初到大局未敢專也夷艘抵城下趨之急牛督飛書照會以欵差大臣已奉

諭旨水定和好不日即可到省七月初三日伊相遣家人張喜偕揚州商夥先詣英舟傳大府意躡躡之濮鼎查馬利遜談語曰若將軍到未知何日若歸語欵差制府為我

治邸舍於城中入而徐議之可也答曰通好出自密旨非百姓所得聞待者將軍至宣揚

上意曉示軍民則四海一家矣馬利遜曰我軍數萬里遠來轉輸無及方謀就食於城中若必欲俟者將軍者速為我辦餉精三百萬二人者歸以告伊牛時新調壽春鎮兵已抵城外將弁陳平川等皆憤憤請決一戰牛曰虎鬚未可撩也曰然則請閉城登陴而守牛曰是令寇疑我時江甯京口將軍在座聞之拂衣而起南畿城守甚嚴重視京兆將軍錄鑰壯啟閉必以時制府遇有急事夜鑿傳呼必遣人告將軍索命箭然後得啟方夷船之泊下關也將軍

中西紀事 卷之八

六

亟傳令箭閉城城中兇懼時居民方戒京口焚燒之禍盡送其帑又遷新舊壩厝于郊外猝聞重閉之令漏限已促填塞城門有枕藉死及推棺而暴露者制府止之不可乃劾將軍將軍亦具疏劾制府然牛督惴惴恐誤撫局伊相來往調停約以已啟申閉迫見敵情巨測牛督殊無意戰守怒而歸傳諭旗兵閉駐防之內城設紅礮于城上遙對制署居民益恐維時英夷已將要求各欵先行照會欵內一議索烟價商欠戰費銀二千一百萬一議准寄居貿易于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港口一議英人之有職者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其餘則割抵關稅釋放漢奸等